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ONDON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北, 中華民國







202509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鐵崖文集引



文者載道之器通三才亘萬古  
非文無所寓也然不關世教雖  
工無益先正論之舊矣夫古之  
聖經賢傳乃後世之法程至漢  
唐宋諸儒所述亦皆羽翼經傳  
非一切浮華不根之論下此則



245426 v1



雖工弗傳也勝國時會稽楊先  
生廉夫之文得非所謂關世教  
而益於人者哉先生自稱抱遺  
老人號鐵崖登李黼榜進士仕  
至江浙儒學提舉入

國朝年益高學益邃嘗就聘以老  
辭野服扁舟往來荆吳間浮游  
乎五湖三泖之上人望之若神  
仙中人故又有鐵仙之稱平生  
所為詩文甚富其詠史古樂府  
世已梓行傳誦於人人獨記序  
辭賦長篇大章備諸家大體者  
鮮獲見焉予按淮揚歷海陵同  
年儲少卿靜夫出是集讀其詞

如洪河注海汪洋浩漭沛然而不可禦也又如廣場閱武戈戟森嚴凜然而不可犯也凡畸人貞士烈女忠賢古今事物苟可以警世者悉錄無遺寓褒貶於一字之間垂鑒戒於千載之下其有意於扶世而立教者哉爰走書毘陵託舊友朱懋易校正懋易亦以先世所藏者助予遂析為五卷蓋於先生之製作雖不能盡觀其全而宏詞博議已窺測其槩不猶愈於真之筭篋自私也歟用是捐廩錄之餘付運司刻焉且僭為之引

弘治十有四年冬十月朔  
賜進士第文林郎監察御史  
柳陽馮允中識

鐵崖先生傳

鐵崖先生者名維禎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  
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墜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  
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華蕩春樓鐵崖山中  
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類易急去梯輒輒傳食積五年  
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  
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  
紹興錢青塲司令坐損鹽欠不調遂放浪錢塘與道  
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  
儒臣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與史成正統訖無定



論乃著正統辨其辭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命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安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詐促與其地之

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僭吳楚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也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於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子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正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二十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

大一統然則今日之脩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  
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  
承旨百一王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  
三史矣迨祐天曆之間屢勅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  
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  
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  
究契丹之有國矣自反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  
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  
之推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  
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

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九九主歷二百一十有  
五年夫遼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  
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繫中夏而石晉氏不  
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  
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  
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其  
有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  
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  
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  
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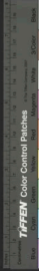


非君臣違祖神用之際宋祖未生違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早詞以吾和結為兄弟晚年違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與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東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擊而以蜀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史以宋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宋冕之篡克用氏父子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

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周郭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閔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閔也吾無取其統吁夫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閔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

必以承先朝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曆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間為統也宋不必曆周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曆周禪之張本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耿孤弱寡之所致也未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九百有

五十二又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寇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餘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也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豈非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寇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輩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蓬者之可以同日而語也論正順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



承在江東胡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甲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人以編年之編在宋矣論至於此

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喁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蕪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論之請復



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肇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肇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源洛周程朱子傳焉及乎立中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以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隔世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脩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

論定也晉史脩於唐唐史脩於宋則宋史之脩宜在

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  
自任而又謬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  
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  
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  
嘆為辱取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  
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  
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  
經制故斷然定脩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其盛典  
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

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  
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舉乎無其言  
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  
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  
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唱其言  
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  
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  
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流王勃兗輩之佞其君者  
耳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辨出見者避之謂其正  
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游吳

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尤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錢塘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鑑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畧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辭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日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

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者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史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庫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

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者閣下  
信任為忠則忠臣斲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  
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蹶躄者進所夷者退矣  
又有某庸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  
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  
人衆矣是非一譯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  
閣下左右參議贊襄者未見其砥切政病規進閣下  
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  
迨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  
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大畏蒙閣多端不有內

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  
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  
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來而行之毋蹈  
群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  
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  
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  
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承相達識帖木耳  
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後  
松江受業者益眾雖武大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  
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  
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  
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高峻絕行接引人物稱之  
恒過其實士以此咸附之而於貧者亦未嘗校曲直  
他日過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松上數踵其  
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  
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画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  
此性不好飲持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  
法士所疾一日遊蟠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  
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輒直語客曰

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眾服其器家隱三吳屢  
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稽景軒曰柱頭樓曰小蓬臺  
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  
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怒老懶見客不答禮  
怒老病客問事不對怒老默發言無所避怒老迂飲  
酒不輟樂怒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鐵  
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  
既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厯文統鐵崖務削一代之  
陋上追秦漢雖詞涉誇大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



已湖南李新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  
屢蝕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  
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但位也哉

鐵崖先生傳序

鐵崖文集卷之一



會稽 楊維禎著

昆陵 朱豆校正

折城老父射狀將書

某年某月日折城老父謹射書一通于吉粟將軍足  
下傳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婦之事夫皆天出也故曰天制天制而臣違之必有  
天刑故君之甲令著焉吾元之有天下也統一寰宇  
非曩時三分吾剖列為敵國國無定臣臣無定主得  
士者王夫士者亡士或失意即蒙袂袂索走西走東



已湖南李新評其所作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  
屢蝕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  
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但位也哉

鐵崖先生傳序

鐵崖文集卷之一



會稽 楊維禎著

毘陵 朱豆校正

新城老父射賊將書

某年某月日新城老父謹射書一通于吉粟將軍足  
下傳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婦之事夫皆天出也故曰天制天制而臣違之必有  
天刑故君之甲令著焉吾元之有天下也統一寰宇  
非曩時三分吾剖列為敵國國無定臣臣無定主得  
士者王夫士者亡士或失意即蒙袂袂索走西走東



以移所事令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之職分不無  
親疎遠近之間而將軍則開國勳臣之後也將軍結  
髮事君已十年所君臣之大繫亦舊矣將軍又誓以  
報國自許綱廷信之以將軍行相行軍國重事為將  
軍始計革莞民之法殺起盜之吏以謝天下收潰散  
之心以少制糜爛之勢然後將軍親服堅銳以率士  
卒周親左右皆編於行伍之間以與士卒同甘苦識  
其可用而後示以用之之期此急務也而將軍不爾  
卒然統市井之兵經營川軍駐桐汭所過雜狗草木  
無不夷滅避將軍者如避水火將軍誓滅寇而寇以

將軍入城之期為陷城之日將軍城下之盟又不以  
死殉單甲隻兵先三軍而遁深入某所為狐兔苟托  
究之將軍自度此時得自營為苟安之計乎無也王  
夷甫嘗自營於未敗之先三窟是也不知火及城野  
窟且無托雖有泰山虎豹之穴亡以為庇足之地矧  
狐兔乎丈夫立身事君窮而至此亦足以悲將軍且  
大號於人曰大國之將不足為吾為某水軍而已耳  
不加頸而百釘之辱雙珠之虎不敢不早昔李將軍  
敗入于胡小忍須臾之死以圖曹柯之盟志士至今  
悲之今將軍倒行逆施是將軍之志又出李將軍下

君子論人曰苟不得賢人用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  
愚人以小人挾才為惡天下之大惡無不為矣將軍  
其忍於為天下之大惡耶為天下之大惡顯戮之月  
其得賢於將軍之頭乎將軍宜自為規死則已矣苟  
未死也必奮大辱之積以圖李將軍曹柯之盟歸有  
面目見圻城父死也

上懷慶平章書

平章國公先生閣下某聞晉人稱趙文子為知人其  
知人者非以其善論九京之人而以其克舉當代之  
士於筦庫七十有餘家雖職而不棄衆而不惑也使

晉國無武則賢而困於筦庫者不得移官與賢者齒  
舉於位者有不賢於筦庫則晉國何賴乎此文子所  
以為知人之盛也代之賢者未嘗少也或不幸淹棄  
于下不得自援以稍異乎伎力之任者非代之知人  
者之過歟伏惟閣下繇是從重臣出為行丞相察友  
素負知人之鑒大而千人之傑小而毛髮絲粟之才  
皆網羅播捨使出門下為國得人之盛又豈春秋一  
卿知人者可以同日較小大哉某東越之鄙生也鄉  
舉於有司有司以為明經上諸 大廷 天子以對  
策高等隆其恩 除進士尹百里邑者自某始是以

承命以來不敢少負於學而性頗狷直甘與惡人仇  
不幸上官不右余直甘 無上官誅求之因而

且處以鄉邦之地何其所遇反過辱耶領職五年以  
父憂去國之謀無短少釀之過無漂注而漕府吏之  
論不明以某與陷謀戕替人氏同一罪也又何不幸  
也丞相下車之初蒙下漕府追解宿案事理既白而  
小吏以路為曲直不以公道行相督而又幸天子誕  
布寬恩凡一切通謀皆在釋放而某之職謀未嘗通  
也小吏又以釀謀密計未定例不解鹽官之由夫金  
穀盜臣有好國章者俱以釋去而謀有勞而無適者

乃在不釋也又何其大不幸耶閣下求遺佚於下且  
二年於茲矣而某不得一日望見閣下之顏色者無  
以上下之交也今某為業教授市中兒以苟免大飢  
凍之窘其窮可知已以閣下知人之盛過于文子又  
豈不以知人之明不明於譽在位之赫赫而明於譽  
其人流離困頓之際歟不然隱惻者遺彰顯者舉又  
何異於聞雷而稱聰見日而稱明者乎春秋破蔑在  
堂下有一言之善叔向引手上之某去閣下移居一  
隣之近而亦造閣下之門矣與堂下所隔寧幾何哉  
由是不避一言之替而發布於左右惟閣下管其所

言有以推文子之知而一引手於堂下則東南之士  
或沈于下者幸已又豈某一人之幸哉

與同年索廡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  
賢後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道老失賢培  
克在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  
故每一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慶讓  
得一賢伯而許統諸侯不敢有侵虐之政政無侵虐  
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  
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使古之州

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懲培克也賢者失也老者遺  
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間有一  
二自強於職上之所當慶者不得譽於左右則覆得  
所讓是非皂白偽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寃者如訴  
於天不得已而謂其所欲者如謂之於鬼神遂致民  
氣鬱而不伸小則乖於一邑大則乖於天下長慮君  
子其不為之慄慄哉伏惟閣下出身以天子之賜  
進士閣下之任官以天子之寄耳目士有握扼不得  
展布者以為不得其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得其時  
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伯之任為已任巡行州郡

入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爲民之賢不知所伸焉則閣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閣下之得其地者與無地等而閣下之出身曾亦何優於旁岐雜進之人閣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弗治者哉某於閣下之浮沉異途而名則同年也棄官以來已無意於時事而僑居錢塘當北南之會人有自南來談肅政使者之政歷歷如指掌聞閣下行部福興已若干日而父老之望閣下未有所聞覆有所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恃吾同年故輒有布於閣下幸閣下察焉上有以佐明天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塞閩南北行者之言也不勝幸甚

投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遠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陰陽水火勢也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矣伏惟閣下以清德茂望由臺憲表臣當漕運之寄于兩浙臨政以來事之損益因革黜陟行罷一以公爲道苞苴請謁無所容徑審私門塞矣持三尺平糶黜吏不得撓散之私事息矣私門私事一無以奸吾之公宜屬之吏效職而弗欺江之商海之民皆願出於塗而復役於其土大課運流宿垢剗刮最稱一上

除命逼下自官漕者未未之或聞也然而倉場屬吏  
厄逋課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無是非枉直其中朝  
廷遣使廉問而託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是  
屈者公之不伸於天下也故其抱枉受抑之人或願  
決之于閹下者以公之道在閹下也其得脫刑禁與  
省部文符而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夫抑之久則  
莫如累也某以父愛去司令之職而司令之課曾無  
一二虧欠而吏持文深者猶枝蔓其罪不使得文符  
而去使公道不在閹下則吏者之言或得以移聽公  
道而在閹下則吏持文深之過也或謂彼數十人之

去勢力使之也閹下不以勢力屈公道則或者之言  
又過也故某不避僭罪釋敵自明一言于閹下惟閹  
下察之使枉之大者伸抑之久者奮則閹下大道之  
公不以累一人而累不然或者不以累病公道閹下  
亡所甚能累也惟閹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絕文  
深吏之過而解或之疑且以恕其自明之罪幸甚幸  
甚

教齋銘

孟子之言教致知力行之律令也射命中致知事志  
於教力行事也致知力行為兩輪車不得偏而廢也





唐虞敬甫命其子之淳修業之室曰毅蓋以知行並  
進之功韜之求銘於鄉先生楊維禎為之銘曰一拙  
夫百巧廢知不可以不厲也百中滿一中闕力不可  
以不竭也巧之積貫風力之滿飲石豈惟飲石嘗臥  
落日於唐生教其年

竹林七賢畫記

右七賢畫一卷王朋梅氏之作施景芳氏之藏也七  
人落筆而書者一闕筆而思者二攢髯者二擁鼻者  
一背負床而面仰空者一非遊心於嶰谷印山則湘  
水之斑斑淇澳之猗猗者歟按史七人者魏國嵇康

河南山濤瑯琊王戎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向秀沛國  
劉伶也共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是也予  
嘗約史評之顯用於時者濤與戎也濤司人物之銓  
者十年粗稱得人然所甄拔隨上意向後先則未為  
忠直也戎徒善論於子房季札之間位總鼎司而惟  
務苟媚及晉亂乃欲慕蓬伯玉之為人至於握牙籌  
鑽李核其鄙有不足言者也如秀始有箕山之志而  
又入洛為時主所識伶專以酒為務酒德之頌乃其  
失德之自著也戎又縱情越禮有不忍言者惟康以  
才俊氣豪而不免東市之及海內之士無不痛之籍



廣陵散之歎蓋以英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有濟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誠得時行志顧未知其所究者何如爾然吾又悲夫典午之養賢不在朝而在林也夫國無仁賢則國空虛典午氏之國不亦虛矣乎而後世又使李孔韓袁之徒相與跡其遺於竹林之後其果竹之所樂見者歟賢之所樂聞者歟嗚至正八年春二月三日會稽楊維禎誌

書錢氏世科記後

爵位之禪有延於數世者而文藝之傳及三葉者寡矣豈非爵位固本於世澤而文藝之濟美尤得於世

德之至難者乎通川錢氏在宋淳熙迄于咸淳四世以經學領袖薦者若干人擢春官第者二人世科之盛猶有未艾也而又有經學領袖祐丁巳之薦於是入本朝且五十年矣錢氏之澤何其長也歟吾聞其鄉人俞日華氏曰錢氏之先曰聲遠公曰景高公者皆能當寇盜時守衛其鄉又力職通川民免渡江避兵之患其鄉民則于今思之嗚呼此固錢氏之世德歟有世德者子孫必顯理之常也雖然予觀世之顯子孫顯以貴富不知務德而蓄子身以及其家者多矣則固不君子孫之文且賢為顯為可久也此予讀

錢氏世科記而慕之又為之若其說云

濯纓亭志

有三客者會于濯溪之上濯纓之亭各陳所歌詩以  
白所志一客謔曰桃花一實三十歲不識人間漢秦  
世溪上漁郎何處來溪水東流復西逝一客謔曰荷  
為衣兮蓴為羹飲沉澌兮餐朝陽山蒼蒼兮水泱泱  
懷美人兮天一方一客謔曰我所思兮思故人堯舜  
之主卑婁臣箕之顛兮穎之濱飲牛豈棄巢由民又  
謔曰鑿則圓兮軸則方尺有所短寸有長文武之道  
一弛一張龍仲煩屈安敢嘗講關以質濯纓主人主人

曰一客之辭逃世之士之所志也二客之辭喪君之  
士之所思也三客之辭一隱一顯與時推移之士之  
所為也如用之吾逆三也歟三客者退錄其辭者鐵  
崖道人會稽楊維禎主人者為中臺中丞公吳鐸也

雪巢志

雪一也而苦樂之情異焉何也清也寒也寒者不知  
其清清者不知其寒此苦樂之情之辨也上古未有  
室廬則民有糟巢而居者至陶唐氏之世尚有巢父  
之流以樹為窟與羽族同栖者吾想其巢當窳雪之  
巢與木椽同冰是有雪之寒無雪之清者也後世乃

有借光於賓者謂之雪窓致爽於高者謂之雪樓而  
又有假屋於巢假巢於雪者謂之雪巢是有雪之清  
無雪之寒者也吾所謂雪巢者花之洪用氏治其栖  
客之室於雪鷓堂之陰者是也用居高門縣簿者幾  
世矣而無第靡之習艾誥之勢堂瓊取於雪鷓蓋富  
而僻貧賤而能清者也其名屋於巢名巢於雪固宜  
雖然居其清於主與客接物之潔也處巢於窮陰淫  
寒之際一念之擴衣吾衣以及人之卒歲無以也食  
吾食以及人之朝夕弗謀也此又及物之仁之義也  
予屢嘗用觴於巢人固尚其潔已擴而為仁為義者  
或懼弗及焉故因其請記而為之言且使賦雪巢者  
不徒思於古之巢寒者也

桂軒辭有序

桂生秋依於巖蓋隱者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託焉  
代之誇郗林美燕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有桂軒者  
為馮君元卿之所築馮君有問學且有志於當世而  
不屑於仕進今老矣遂築是桂軒之所將以終隱云  
夫古之君子不必以仕為賢亦不必以不仕為高仕  
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為患耳仕而不得行其志  
苟非時之弗偶則村之弗良也方今 明天子在



側席幽人如不及馮君幸生逢其時其材又非可以無用於世者方且惴惴焉深藏遠適分甘與小山之招者同羣焉蓋與夫代之誇郗林媿燕山之為榮者異日道也使彼揚揚露才竊一名以自嘒又不足不致中賂而貽故林之羞則不止者聞其風亦可少媿矣噫桂之軒人人得有也而有若馮君者之不媿於桂則彭矣是則馮君之才之號實世教之所繫也因其友程生之請為作桂軒辭二章其辭曰桂樹叢生兮軒之陽沐雨露兮含風雷玉孫不歸兮春草歇而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瓊枝以為佩兮塗金粟以為糧軒中之樂兮樂無央桂樹叢生兮軒之陰虬龍盤兮兮援執嚙吟王孫不歸兮實勞我心招小山之客兮山之叶燕何有芳兮却何有林軒中之樂兮樂無滋

藏六篇志

雲間錢子雲氏博學工文章才可用世有世不用也今老矣黃冠野服脫落世累飄飄然有神仙風致退而簪一窩于鴛沼之上狀蓬蓬乎浮游于水濫若龜然於是命之曰藏六求予一言以為志予謂藏六本坡翁語坡以失言藏六子雲何失之可言哉嘻藏山

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而况藏六  
於一甲乎見者不測而剗則鑽杖而扣之矣是欲適  
而不得其適者也是故珠假藏於蚌而蚌折玉假藏  
於璞而璞剖又况假於身者乎此甲之靈於人而不  
靈於己者驗也予雲學道者吾請與子言藏罨靈畫  
而忽夜日之藏虛魄望而倏眇月之藏萬物闔於春  
養於夏成於秋而閉於冬是天地之大藏也天地之  
藏必有道焉故於六合而無外春於一審而無內是  
乃大道之至藏也予雲學道而欲勅夫者藏其六也  
不既憊且勞乎予雲作而謝曰吾不敏吾將從子將  
以聞夫大道之藏也藏道何如曰藏於一故曰藏於  
一萬事畢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天地位而水為脈絡脈絡運而天地之功成古者水  
病民神為氏治之功與天地等代之職水者雖小大  
不俾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稱人漢之水衡水  
司空之官所由著而今之都水使者之司所由立也  
大德初司置平江曰行都水監泰定年改庸田遷松  
江以置不常人視為說舍故棟宇弗葺密著于他所  
至正元年重置司平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



官與風紀重臣交調銜兼行工部事掾屬亦皆視司  
臬吏遷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  
有加八年都水使者左谷納失里公承謂今 聖天  
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  
也故署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著他所事體弗攝先  
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郡治西財賦  
府故基若干畝於是鳩工庀材經營于是年十月八  
日不三月告完中堂弘敞挾室觀密幕司曹舍鱗次  
翼張旁為塋垣前為崇閣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  
老成扶藜仰瞻噴噴稱贊以為不自意垂白獲見是

司之新也既而羣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宇相  
與舉酒落歲暮元僚沙君來請于維禎願有以記維  
禎考中吳水患自宋季兵部韓殿省却重父子經營  
規畫亦詳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  
瀆松江曰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  
也然未若我 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  
消其震盪深息之變也大德間三江堰塞平童徹里  
氏濬治功成民至于今稱之邇者洪河暴決折而西  
北流 天子一念動坤載遣使沉璧而河復故道吁  
官都水者上以 聖天子之心為心下以徹里氏之

功為功三吳之民尚有昏墊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  
職本諸順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  
逆諸理而害能除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鯨之反是則以方命者  
何即皆鯨也可不懼哉左公宇廷憲居憲府使雲南  
巖巖有風來奮髯之項奸一膽盡落到官視民飢渴  
猶已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閩帥大使高公有用字繼  
賢是年九月卒于官副使散竹字質卿康公若泰字  
魯瞻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視魯奴公宇國  
賓是年十二月除福建憲僉事王公仲濛字輔卿照

唐李暹字公錫分事董役者搽吏錢璩奏差蔡琳李  
振也繫之辭曰邀截法象類玄與黃坎德流長雷而  
在上江河在下吐納陰陽維坎之德惠迪惟吉從逆  
惟殃帝憫下土其區茫茫忽馬震盪周官稻人漢司  
水衡利修于農叶爰故司存保彼東方臬臣之良為  
天子使販負且幹不又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恩  
肥海邦水居其壑土反其宅昆蟲蟄藏耕食鑿飲男  
樂其作女修其紅叶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其措悉饗  
叶職臣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祥作郎反

吏部侍郎貢公平釋記





飲親與民市告以信令民之聽之君子聽父不三日  
飛艚繞船填塞津隘米積于地概不暇給來越月廩  
入於永寧泰定民不知擾而粟以盈數蓋得和糴之  
本法而足以宣上德意也豈非朝廷任得其人  
之効歟不然彫城瘵郭官家豪室轉在草野數死且  
不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此其事為可書也已漢  
耿壽昌以平糴便益賜特爵關內侯公入覲吾見公  
之得賜爵也雖然賜爵一已判耳吾聞公有篋中書  
凡一綱二十目皆切於議大政決大利害而天下資  
以為治者條陳于上定吏部獻納職也嘻此其利

吾人者可一二計哉又南父老之至望也公名師泰  
字泰父宣城人起身胄監嘗為名御史云時江湖行  
省檢校李思義以省委來相糴事而郡監亦思哈公  
與有勞焉故共書

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名篋小字玲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為孤竹  
君之子曰元曰智見武王伐紂諫不聽遂不食周粟  
餓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  
有不食飲者為吾女氏以救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鑽  
子婦之隳其節也越若干世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



人夫人生而瘠如箴器成於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澀然如木偶氏請夫人者無彘斯分而善之者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克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詭之以為憇臂休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清節終屈身於人鈔華絲象弗之御雖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污其潔先是得長生文駐術於昇娥氏用能辟殺導引

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說秘當炎而出方秋即遁去囊括其身自比蠻貊人或謂尸解竟不知其終

葛瓠壺志

葛瓠壺錢塘人世為縣刀筆吏其為人中空外無幅又惟務園利突梯宛轉隨觸隨應混混乎如水中壺故人呼為瓠壺云瓠壺閒且喜曰瓠壺乎安知養吾愚福吾軀者非瓠壺也遂自名瓠壺凡他吏設厓岸出廉隅嘗欲為人辯是非曉臧白者其響於人輒無利非徒無利又恒得禍咎致身貶祿奪若瓠壺之突梯宛轉利去節角潰潰奴奴無適無莫以糊塗天下

之是非皂白不惟無貶黜之禍而獲利恒十七八其  
行益固其名益完而其為得益厚而專故瓢壺務自  
名而又以教人為範之者仍遠既咎而適富亡量人  
遂贊為吏師曰瓢乎壺乎吏之模乎胡不壺而執方  
之瓢以賤危之樞乎瓢乎壺乎尤吏之模瓢壺最工  
滑稽言笑友工相鑿探人深府以逞知其去趨善惡  
凡皆用以資乎國之利也晚年資鉅萬老為富賈賈  
翁云

抱遺子曰吾聞上古有葛天氏以至德大道馭乎  
世後子孫多恠恠憫憫鄙音之時有抱朴子托神仙

謂得大道餐靈竄其裔耶然託大道和合於世至  
截去繩矩教人為國軟曲媚而大道病矣世且禽  
然師之吾聖人直內方外之教其遂廢矣乎悲夫

### 啞媚志

啞媚者錢唐娼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閏歲不能言至  
十歲終不言咲則研喙露斷然則嗔嗔云父母決其  
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喏曰予門籍娼媚以音為伎  
今以啞若是何待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  
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利中益警穎上絃  
瓣能教以琵琶密篋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

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他名伎並進既筭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本賈過錢唐聞啞娼名求見即大喜倍九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所知也娼類以長舌欺人之家內讒竊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娼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娼寵額門賈一飲食非啞娼不甘且私賈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娼亦心自語曰不聲啞不家娼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璣不御諸姬雖心忌又感得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娼為嬪內數年為賈說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陸重不泄得出入禁中且得美官啞娼受封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

抱遺子曰予聞道家書有綠霞女以塵心墜世為啞啞娼者亦陰仙之質非歟然娼以啞病亦以啞遇誠使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借遇亦犯娼求其終榮者寡矣嗚呼士以語言文章遇主而訖以語言文章為身之仇孰愈啞娼

跛踈誌

跛踈粵中漁家子陸氏年九歲為商船掠賣陝西偉兀氏家越二十年侍其主至四明道過慈悽然曰此吾父母邦也識其所居里曰丈五而忘其途人指曰其途抵丈五縣是請於主歸丈五認故廬故廬在問父母父亡母尚存也跛踈覓見母持母拜且泣曰天也母也母也天也隣里宗族咸走聚觀跛踈視其衣冠色具嫌矜其語偉兀人怒詈其奉以饌母者皆不適母口遂却曰我漁家婦非若番人族屬也省其足有陰痣覆其生年月日心豁然良是之母子又相持

泣涕交橫下然終以儀狀異特言語乖戾又陰虞其作奸偉兀氏而返為隣里宗族鈞連母又既蟻他子且有孫跛踈雖親母子旬覆不親不與宿食依依不忍去遂排而出諸門耳返則鍵其門不內跛踈推其門突而去

抱遺子曰母子之天在虎狼不失跛夫所天二十一年幸復所失及復而又剛失之徒以衣冠言語惘疑利害為之闇也既認而戚之又戚所疏而復棄戚為異類至排而去之虎狼乎不如嗚呼母乎天乎跛不予天不天也乎悲夫

七客者志有詩

抱遺老人嘗得斷劍於洞庭湖繼氏子煉為笛又得  
古琴於赤城相傳賈師相故物得胡琴於太陵呂氏  
得管檜杭老官人所云宋道君內府物又得玉帶硯  
一古陶甕一硯為文文山之手澤覽為秦祖龍藏中  
器也既而間一室以居六者老人時燕居其中六者  
皆以容待之而又命之名為以鐵笛形如龍狀而聲  
如龍吟也故名之曰洞庭鐵龍君以胡斛聲相近琴  
又主於律口噤以珠而聲又如貫珠然故名胡琴曰  
西域斛律珠以象出於象山而以其齒為管管又同  
於簡故名之曰象山管氏同以故琴有焦尾材又聲  
如秋聲故名之曰赤城焦氏秋硯本石而有玉帶文  
且出文山氏故名之曰文山石帶玉古陶出於瀉池  
君之墓也盛酒其中經歲不變而折花其中又能自  
斲實不死故名之曰陶氏太古春書洞庭書西域者  
紀異也書文山者尊忠臣也書管同而不書道君書  
秋聲而不書秋聲書太古春而不書瀉池君以其所  
遇非其主也老人古之廉士今之恠奇人也以不遇  
於世又自客六者之間而七馬總而類客之所曰七  
客者之餐客主道人而道人亦以客自目蓋相忘於

六客之間不知主為客客為主也說光陰者謂百代  
過客人託一室於宇宙之內雖主亦客爾人於形骸  
之外有主客之分是以物我相形而問問之智層層  
之言鋒然而起惟達者不與物競而與化往來至吾  
忘物物忘我主客何有哉道人既自志而且歌六客  
之詩曰有客有客來洞庭駕罔象兮馳奔鯨十年舍  
景雙龍精玲瓏九竅羅天星莫邪出匣鏗有聲一鳴  
一止三千齡有客有客來西域龍頭高昂頸雌霓  
腹如巴躡鳳匪翼口呀夜光集月魄奇聲學山推磬  
歷道人因之寫曾聽有客有客來象山渡青海飛

銀灣階道主登玉壇吐星宿呈瓊珩出入爪甲冰雪  
寒號鬼母驚神奸一聲吹裂虎豹關有客有客來  
文山如金如鐵堅匪頑文山頽不可攀留爾亦是消  
群妍靜以安方以直帶蒼玉佩文石文星爛然守玄  
黯有客有客來赤城碧梧風裁光曉玲音舍太古  
文七星直如朱絲清如冰洗秋壑鳴秋聲金春玉應  
和以平有客有客來瀟池擘然其腹蝨以癡曾經  
太古春風吹至今面肉凝如脂祖龍臭腐不足奇和  
氣自活十年枝



邪子又訪無夢道人於寄菴談世夢曰國人夢呖  
方翔不知夢之覺不覺無幸乃覺而旁觀之有夢大  
百神放五色綵光上掩三足烏鳥告死兆牝母代不  
可弟兄嬪妾代不可訖磔死烏水之國貴有夢人坦  
寤擊毒蛇力竭蛇斷不成寸轉黃姑五色綵網血  
食飽溢已乃弓行執狻俗餒而死富有夢啖七棗核  
飽絀為枯蠅身輕旋匝城五百里在頃中期玉擲  
下九清而身腐於嚇蒿神仙有夢山木不妖曹呼用  
笑民間虐若銅頭藝高民無術可支植董項神一烟  
掃達皆化紅齋蛆鬼恠有夢兩際金剛拄拄方鈞不  
折刃令下曰勝痛孰愈頸即韋軟趨跣認虎跡下詆  
不悖佞倖若是若不狀莫件姑以所見題吾軒曰觀  
夢章先生有以辨吾覺於彼夢無夢道人嗑爾笑曰  
子欲知夢者是夢庸詎知觀夢非夢又庸詎知是夢  
非夢之非非夢子將孰決決諸獻鹿氏吾又何分子  
夢吾將與堪坯子一息上者九萬萬鬣子閻風角朱  
陵搏桑元氣之所舍見不夜燭龍照下土百萬億墮  
惡夢甚溫平南者復內華胥氏之卿子能從之乎邪  
子曰唯唯



孝子山東鄆平縣人名興字惟飛姓鮑氏其外太祖張公臨至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布衣時讀書長白山中因以自號至今鄉人呼長白先生門人顯者為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參張誠李憲等九數十人興父幼育外家及聞長白公遺風濡染其流澤以奇童稱長掃除貴家子弟執騎習初身修行以讀書問學為務至正間隨父宦遊漸上值兵變潛避於松輦號名氏運時以事轉貨母王氏病廢資求名醫母喪三年守墓不入私室哀毀形骨文人不堪其難歷三年服闋復理轉化術愚其父缺左右侍置大艤舟一

其摒擋家物共載父隨寓為家父名隱字起之淳游湖海因取先裔玄真子漁菜號漁樵主者

鐵史曰陶朱公端木氏皆用世之才不幸仕亂世有不能周身者輒退而積居與時逐自然未聞二子孝而克養其志於父者也史氏載貨殖具四德曰仁曰智曰勇曰斷鮑孝子之轉化吾知其仁矣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於乎鮑孝子之仁豈直施於貨殖而已哉

李氏母死節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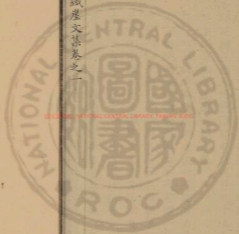
至正丙申日兵部至河游尚誘以金帛母抱女厲聲

辨曰某夫死忠也若輩負王佐號志圖疆理而國子  
女耶果辨真盜又何我儂耶有死從吾夫子地下誓  
不年衆同日生也遂與女投水死

揚子曰寇掠郡縣職郡縣者左手擊印章右手持  
吾身軀跪而進以領偽號惟恐不及者懼一死耳  
使其人能死雖不據城郭其名節在母故能日月  
之明也李氏母非受職男子也決其所欲有甚於  
生而遂舍生焉男子不女者何以具鬚眉哉某人  
等或剖符大郡或珥筆近臣甘辱身於偽人之朝  
降節於叛夫之黨不知後得而目見李氏節婦哉



鐵崖文集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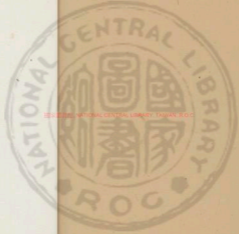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C.C.







2022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鐵崖文集卷之一

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勳德碑

天監有德于我 有元 太和應運肇基於朔

相受天全付奄有四海紀綱法度內維外持 聖子

神孫百代丕纂其規宏矣速矣承平百年禍無官階

成晚闡寺藩臣治極而變雙職更苛吏苛民亡懸棟

民無逃避盜來製赤幘群煽汝穎連掘既江潮諸逼

兵糜粟莫能支至正壬辰秋直犯垣府封奉長蛇穴

我宮廟食我倉廩薄覆我比閭度劉我牧園七月度

辰抗蹈洋時運海臣遠冬政獎公執斃死之監司字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717 v2



商氏辛東營士巷戰十月夜寇退無幾陷廣德陸吳  
興時平章三旦八公以宿望重臣膺天子明命統  
哈赤貴赤兀魯三衛軍專任江之南矣次丁秀被獲  
旨援建康枕以急告寇駭使屢境將襲鳳口鳳口  
去省治僅兩舍所公馬首不東抗重陷公以閩外制  
便宜即日夜兼程抵皖鳳口實枕要隘九月己亥大  
軍屯鳳口寇退據武康大牙德清公遣部將率精銳  
前茅岷水陸進首尾相應鑿遣突馬掠陣士氣百倍  
僞師主擒者數十徒皆倒戈相擊而死庚子復武康  
十月辛丑師次德清公望氣知寇東奔亟要二復廣

去之戊申屯善山倖賊將程琳輒釋不殺盡得其虛  
實狀庚戌陣去施橋豆腐山寇迎敵大敗之上子公  
草檄誓諸將會吳興曰蠢寇不戒無以身為號令精  
銳雖招軍散地勢不可援兵不戰復吳興廷守長  
興命馳將用驚馬陣直刺賊壘丁卯復長興十一月  
乙亥用火攻復泗安寇奔方山諸將由空山南掩擊  
之丁丑繼進塔山寇有自北山覆圍官軍公扶兩驢  
騎執攝弓射賊皆應弦倒諸將破圍出殺虜亡算餘  
逆皆誓拜曰戴山真神兵也吾賊可與神抗耶遂流  
是日復泗安戊寅復廣德大索三日倖裔伏草倚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飛走無路公下令曰予無志器即吾良民宥而不殺  
者以萬計於是大賚將士封積聚按器簡原註誤野  
倂累版控麻府官誠以文命中以鴻鶴 聖訓使民  
知有遊順言此民用大悅班師日祝又老爭持牛兩  
壺饗先後遺路感驩呼伏地涕泗若喪家赤子重見  
父母也明年春正月 天子有命以徽號冠種聚  
公南征越三月平徽以 逆于鼓使停齋散約而無亡  
矢遺鏃之費十五年公班師還省平南功奏 天子  
中以錫命金華赤馬賜以 獎幣拜平章甘露未行繼  
陞淮南端行冠陷吳門秀以急告省大臣及將吏士

庶咸挽留復號師平吳抗又藉以 聖訓又少老祠公  
像且樹石紀勲德謫予文以登載 帝嘗錄公南征事  
狀未嘗不嘆公為中興賢佐應運于天者也予讀江  
漢諸詩見宣王中興天必為生賢佐方叔召虎是也  
一時勲德歌詠雅頌至今猶赫赫然在人耳目若公  
之豐功鉅烈固特銘鼎彝載犇常與成周聲詩相為  
不朽何有於抗片石哉為之書者不過紀浙民恩私  
抑予倖他將臣當報國日乃或忉忉挽腕怯顛頓愛路  
者不欺公之勲烈不足立勅于公乎山堂飛山子其  
錢甲兵號也西夏人自幼警悟情達裁藉淹貫設鈴



善劍術射其佩上賜劍曰龍電劍云其屬將曰哈  
連劉脫因韓拜老穉平南三傑其幕府僞曰李國麟  
葉伯顏僧家奴稱平南三俊器使諸英各獲其所故  
其麾下多名將幕中多名士其十大長百天長沐浴  
風烈者不可以故書銘曰天生蒸民孰亂我帝之用  
多辟孽被訂殲袁被訂殲毒穢我久然然中土羣子  
震方時我執土故國天府寶建帝垣以控土宇望我  
城池我牧國民之親亦處有定度天子曰咨咨汝  
臣旦維汝臣旦維國之翰分爾徒爾使御寧寧寧爾  
斧鉞大創龍靈帥執風口梳髮之括執後執朱陳不

靈髮我師阮之寇衝以折支葉強空奉寶來撥彼湖  
之漲赤憤朱纒具區長雲大船小艇宅我水國湯我  
大城山獲野鹿跳踉滿庭王師南下克眾克怒陸有  
跡焉木有屏尻如竹之解如矢之注氏大來蘇沖若  
時雨於乎小萌不知否戒陸薄註誤弗命卒狂從置  
條宥毋洽胥以戕戎作用戒文告用章奉我聖訓曰  
鴟曰讎取譬不遠俾民大若用我為教不用我虐我  
用靡不承聖訓是假曰武曰文解不為威彼卒出殺  
行出狗彘誼于其神戎寇退隄朔朔河上弃我六師  
天子費功無城我旦父肅將天威既執醜虜遣暴帛



民無墊上下天監有元宵生我旦父維靈降神吉甫  
作頌巨神繼雅肆好其風繁我旦父入覲上公旦拜  
稽首天子之功

晉太傅平公廟碑

歸驂之烏龍山南去二十里街夷委秀為金鷄為白  
牙其聚有曰新亭鄉有晉太傅平公枯廟在焉去之  
九百餘年神尚威福人而賜乳燕蚡虎火盜之官人  
博之咸有答者至正丁酉江浙行樞密院判官移刺  
九乃開府於睦異公之感靈憐人又以其任南之日  
未嘗用過葺危斷頽以德化人福江漢之心庶蘇其

人閭閻出顯地九月朔遣驂推官會稽楊維慎詣廟  
所用牲幣祠之且為新亭父老立碑志始末維慎按  
史公在襄陽好游岘山公卒襄人於岘首建碑立廟  
望其碑者無不流涕謂之墮淚碑新亭公足跡所不  
及廟何自在乎唐貞元間成陽人言見白起請為國  
捍禦西陲德宗欲立廟京城議者謂駭耳且長巫  
風公本嘗抵新亭廟立不駭耳日長巫風乎父老曰祀  
典有能行舊祭者祀之公不抵吾新亭而吾故父  
兄訪前人墓田于襄賴神之庥以神祀南歸且降巫  
示生年月日曰吾嘗廟食白牙以福爾遷土則其事





之如上神者有以也世嘗悼公伐吳之後不究而卒  
 觀其大舉方善雖有智者以不能為吳計而第純策  
 祖之豈非不幸辨慎謂公舉預自代為晉得人預功  
 即公之功矣其告晉主取吳不必臣行既平之後嘗  
 勞聖德此聖人畏無難之心而忠臣憂國之義微也  
 至決王夷甫誤國言有必慮公非格人元氣哉世嘗  
 以公與吳將臨敵而交預非純臣事者謂此公所以  
 為純臣也江漢之化格心遠人非其純德內外草畫  
 無毫髮之偽者能之乎及公之卒晉人謂之蘇市甚  
 哭未足奇也吳人守邊者亦為隕涕公之純德感人

者如新亭之民不辨如襄陽之民親被嚴澤而猶感  
 德於其效後之靈公之感人不以死生為二南北為  
 間者夫如此是其事為可書而不為南土耳目之驥  
 也廟初於宋馬則重修於我元至元二十年某之孫  
 某汨里人某等至正十二年又增修於某之孫某也  
 門廡階室之制蓋從闕乎其初云條以詩曰烏龍之  
 陽金鷄之陸伏牙據會神位赫聽襄人瞻涕于彼覲  
 奉新廟奕奕神其我故惟神顯晦無間比南大拒開  
 府師古以今江漢之化有陳德音分命下吏敬恭秋  
 祀歲無大侵民賴休社利我苗蕙豐我儲府定佑我



家邦豈曰郵劄新亭之民結肯觀齒諸書牲石以徵  
星紀我作銘許用告隍吏

上海知縣祝大夫碑

上海淞附庸邑也其地薄海斥鹵氓過半自有元百  
年報養之澤深民之稱俗慕仁義者十室而九邊甃  
善地丁未三月晦日邑忽有變大姓錢氏烏合起剪  
草而繫結悅而紳新關入淞城首殺長吏分遣其黨  
中大伍犯邑請先殺邑長祝使君我生身父母不翅敢  
異虎噬吾民者起邑長祝使君我生身父母不翅敢  
有傷之者新黨又為誘誘請快是總兵所候噤然曰

吾有吾頭請以頭往爾氓獨不聞我單騎入虎牙營  
不動聲色祝奉使乎卒不為難侯揣知烏合必潰乃  
自為教審遣人布長里者曰逆順禍福非天也人自  
取也有餘為我擒賊復縣者吾上汝功教至巨室匪  
備挑賊大艘渡侯黃龍東植義旗率民聽約束民皆  
嚙指血誓効順黨亦投戈于地賊統義旗下請死罪  
邑治遂復時四月五日也黨率其眾東奔海復謀叛  
矣遣唐聖等逆斬之適譚報驃騎曉克松江將東兵  
屠海邑民震懼無所於適侯即函首獻俘驃騎所曰  
賊擒而邑治復民已悉定矣無勞大兵尤三往返三

本止會錢念色不附者悉指為逆黨凡若干人驃騎  
逮捕甚急且若以窘侯侯潛遣吏部克復功于右相  
國相驚曰吾以老親死矣老親精神尚爾耶吾驃騎  
直而戲耳卒以侯上功杖按問得實奉旨論還郟邑  
以誑誤死者相枕藉而海邑毛草不動斤齒紙有不  
利於侯奪印章掠來馬者禽以獻侯侯而遣之一無  
所聞海父老相與燃臂告告天詎侯以謝君有間又  
解走子邱次曰吾邑匪侯邑血濕也又矣計將死而  
生者數千萬後吾子與隣邑馮華亭侯比其事于石  
上不信史文而信了片石吾祝父功得虎頰於馮子

不書乎彼邑士趙遠所述為之躍然喜亟援筆以書  
侯名挺字正夫番禺人南坡藏室其故山讀書之所  
也通春秋經博學平生慕葛武侯韓魏公之為人葛  
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韓曰天下事見得理使做勿  
計生死禍福侯書其言於齋閣故凡遇所當為既據  
概以前不以禍福為後顧君子謂侯當大任即葛韓  
相臣匹也在邑馭民未嘗厲聲色事未斷制剖決如  
神明係之辭曰海之度海嘯呼海弗虞邊歸虛而尾  
閭大夫度也海如大夫之德海涵濡十蛟萬虺起項  
更一蛟得為虺化為魚嗷嗷号大夫神明子父母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嗟嗟兮大夫

艾衲錢彞曰天地間大盛事必大手筆書又必得  
大樂章歌之然後足以驚動萬世錢史先生作祝  
大夫碑序如太史公銘如古樂詞使韓柳作之韓  
無此詩柳無此序門人艾衲錢彞拜手謹書

夢鶴銘跋

安陽羽士韓君致用夢鶴於讀易書一稽楊公履大  
嘗為作得一通辨鶴有仙俗與人有一見者定不可  
補浮丘經之闕者且許韓君仙才可繼北渚淑師後  
予未識韓君而以楊公之言信之復為作銘言俾傳

凡前太史金華黃潛撰

紫羽晉載七服九金火英翩而降如流星駕為風策  
為霆凌倒景翔帝青夢為夢飛自鳴夢非夢鳴無聲  
山而立微亭亭烟而消海澄澄我夢吉元化并誰其  
會之軒輅明

予讀華陽真逸癡鶴銘未嘗不惟其詞之陋而為  
累逸少之書及讀漁隱業話辨是銘為陶隱居則  
知其為齊梁之文陋可知也逸少固非王右軍已  
安陽韓致用得夢鶴銘於金華黃太史予讀而異  
之太史為人作銘者衆矣而求如此作之奇絕少

風駕靈策之句已奇而微存海澄之句可躡華陽  
之九泉底也序文以予傳重夢氏子又烏能為重  
輕重夢鶴於賦赤壁之後者其是銘也夫其是銘  
也夫至正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會稽楊紳頓首

尚夷齋銘

鶴砂朱生聽嘗過予春雲閣論詩曰昔為詩貴危奇  
如武安縱怒於大牛淮除薄險於算水不爾不收  
危奇功故水氣湯以味來初無鳴以風枕黑坭脫年  
見春晴登喜一擺問者夫詞爾然覆其所著大抵詩  
不危奇不脫穎不脫穎不絕俗奇矣哉用才俊矣哉

用心也子曰若是則詩之境亦隘矣予家前聞人發  
年公一代俊才語不巽怒語不出脫遊玩心於天和  
轉峻迫為雍容佩夷之功也生積歲月於右曰年則  
詩境遠而詩才裕如也聽起謝曰願以學詩齋額曰  
尚夷亦樂吾之祖教也明日持軸來請銘之曰木以  
繩而正弓以撥而柔車以規而轉舟以欵而浮惟不  
夷也繩撥之在規窳之絲惟淑徒優而况乎翰墨之  
浩

中山盜錄

嘗有言中山其民者聚亡命為盜往來江淮間未嘗



掠農舍鷄犬買船子女必廉其州某郡吏之昏而狼  
戾者中夜至其家擄其主反接于柱盜坐堂上令持  
刀者刳其腊肉及啖其口問之曰痛楚乎主哀吼曰  
痛楚痛楚盜曰汝割剝民膏痛亦爾貸其妻于使野  
處悉取其財置諸通衢使民爭取之說殺其主焚其  
室楊子曰綉斧不聽查吏也久矣而實能之滅其魁  
而不連其孥仁也窮鄉然而還之于民我也嗚呼空  
而仁義謂之盜可乎不盜而不仁不義謂之不盜可  
乎董之毒能殺人也亦能治病醫之良者使之遠錄  
人亦能攻盜亦顧其使之者如何耳吾聞晉文公  
中山盜而伯於城濮之盟也亦文公能崇收而垂用  
者乎吾故志其事使用才者四知勿俾吏者不仁而  
盜者仁也

東園散人錄

東園散人者不知何許人冠之山中服懶散衫帽家  
五葺東有田十餘畝一區所居舊曰東園因自號曰  
東園散人散人貌古矧長身不美鬚博學經史又精  
篆隸書其變隱發養不與踈踈者于進一時排將官  
聞其人竟得不可或往來天日雲霧蒼苔問其息反  
故園家近三泖與滄浪並源以根或竟日夕忘返岫

柳有芙蓉村候棗橋釣荷蓀上人輩說料道旨暗較  
兩占君風鳥切時遇其人得子午按摩法癩人疾不  
施鍼艾對坐談咳頃疾即脫上未嘗頌人直其人賢  
而勸其仕則嘿不應服時品尤衆理丹火或彈琴奕  
棋以自娛河若干首號古漁唱年益壯家益貧所守  
益固鐵史過人柳之東聞其錄其行曰冬之耕能  
人者往往以苟取不廉圖富貴至奴事勢家幸如志  
十不一二大不幸身致鐵且赤心茲去散人者其得  
缺鑽之乎古之善隨者有文爾以散人隱一晦地與  
琴瑟優游以卒歲不智者能之謂散人竊此東園

公非歟志東園者謂唐姓朗名五錄散人不應潛氏  
名問其里曰陸氏家名云鐵史者李翻榜第二甲進  
士今隱東海山號東維史會稽姓維慎也

石丈人錄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於通津大石梁督責  
有司悉錄石無所出愆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吾可  
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文人也也居其所  
以齊封人辱吾文而之若若干年矣猶起吾泥塗磨  
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  
至幸微明曰抵其所果是一穹囷在泥中丈尺應所



科唐其刻碑至津所柱于津而亦落成

楊子曰唐人弔刻滕氏以世之惡口奪滕曰五季末有弔青之石氏而石丈人曰仲飛虜于誅其事以度丈人之獲溺而重悲滕者一汚而不可再雪也嘻丹雘翠琰屈於汚與直下州一丈人哉明天子下令使得磨洗砥與望頃民堂大厦丈人之族不羣然自薦者吾不信矣

南陔平日惡文汚石石不能言而鐵史代言此穎傳後一種奇文也

先考山陰公實錄

公諱靈字國器自號濠園老民家推恩封承務郎紹興路山陰縣尹其先自晉陽徙以邑氏在漢為太尉賓十有八傳於唐而分四院為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承生休休生巖五季仕吳越至丞相諸葛族為浙院巖孫都司馬使洋徙潮河之東又分其譜為潮左院洋子第五成材牧會稽諸暨之陽卒葬鄞里是為公七世祖曾王父文振字宗起王父文翰字中里有鄉行號楊佛子邑志有傳文敬字主一善治生而好菴曾王父冢亦在鄞里王父往從冢廬于孫遂居鄞里公生宋咸淳己丑五月癸未今至元己卯



七月戊辰卒年七十有五。是年九月壬午葬鄉里東一里所。文桐岡之原。公兄弟三人。兄實弟實。實自致授。繼外氏父嘗問公志。公對曰。大兄有。世材。既以馬文。國為志。而弟願則學。少將。獨鄉里善人。耳。又喜其對。邑大夫有薦。薦以仕。則曰。衣人之衣。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必死人之事。此仕道也。其才疎不能。憂人之憂。觀在不能。死人以事。又幸衣食自足。無願仕也。事親以為。謹。間。公。第二十年。持券。財。室于。母。以便護其。祇。食。母。鍾。愛。者。手。弟。實。在。外。氏。不。樂。念。不。已。公。分。業。以。送。賀。賀。返。調。羹。之。尤。厚。凡。實。仕。會。指。三。界。巡。

檢奉弗用。君。結。廩。食。文。時。營。生。出。物。以。資。其。所。交。結。賢。豪。兄。仕。歸。公。引。身。自。取。新。田。廬。租。田。畜。盡。上。兄。公。平生。未。嘗。有。二。言。其。度。寬。坦。與。物。未。嘗。有。競。隣。有。使。園。地。公。不。爭。又。益。與。地。山。有。材。木。嘗。市。於。商。初。計。若。干。章。數。之。券。已。而。判。出。估。初。數。他。商。爭。市。勸。送。券。公。曰。業。已。結。訖。與。之。故。里。中。善。人。之。稱。日。益。大。特。遇。人。無。貴。賤。親。疎。至。下。廝。役。皆。得。其。歡。心。家人。近。習。自。幼。至。長。有。不。識。其。怒。貌。疾。聲。食。飲。不。簡。精。粗。中。年。後。善。飯。如。二。十。歲。勝。日。游。林。壑。健。登。降。徒。者。不。能。追。往。還。咸。思。未。嘗。乘。輿。騎。未。嘗。入。城。市。雖。大。夫。宴。享。以。者。德。



招不往也。公與同里李氏後山先生女賢而通文史  
子四人長維植次維魯維植雖抵各道從師授經學  
公必躬課其成不成者易藝維植授易不成伴轉索  
古學維魯授書多成伴長事維植授春秋維植在幼  
亦習春秋嘗誦人曰成吾志者維植歟伴終業至弱  
冠不為娶維植游學四明公驚焉寄贊而維植以黃  
得明人新書曰黃氏日抄及黃氏紀聞凡若干卷以  
歸公喜勸顏色曰所獲不多於馬乎維植自警正襟梳  
不少勞後貢舉法行里將推上其子維植公教子經  
不明不得舉以人為有欲知舉家法方建書樓閉置

維植研精春秋經傳博次其說凡百十家維植遂以  
春秋學奏定四年舉進士中第會稽人以此翕然稱  
書樓楊柳里有大家論敗人爭有其珠錦珍玩公不  
有一物獨市其上馬一扁石徙置門下人共非嘆其  
癡明年其子擢第歸迨應所需人始服其先符之義  
維植之官天台訓之曰國家幾年涵養祖父幾年積  
累師友幾年講習汝以一日長進權上第一命百里  
事例自汝始汝慎諸維植在官民有持官府者八鴨  
頗用杜撰文彈治之公聞不樂西持示官底曰鳳居  
百鳥百鳥望而愛鴉居百鳥百鳥望而畏其服群則



一而德取不同也吾願汝為鳳不願汝為鴉也雖被  
審諸座右同寮友爭傳為格別雖賴轉官錢清令時  
方以誣逋為急而幾增贖戶消耗日十六七務於禱  
上必病下務於恩下必不獲上公又書范文正公之  
言以誨曰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錄足雖補  
在職為民受罪斷斷以驅逋深恕者府不便至投印  
去范獲或引額三千皆公擊督之力也人之評公者  
謂有三反與人言曾不能出口而笑聲聞於里後  
筆極敏捷累商頃刻盡而未嘗一字作草狀物始仁  
謹入咸稱長者而論治做出人以為陰德則極口非

之曰出殺人罪以為陰德被殺者不亦寡恩乎君子  
以為春秋之法而意亦未嘗不仁君年七十餘不肯  
預理棺槨丘隴事家人請之則曰世豈有子如官而  
無棺墓其父者乎垂終但命曰吾家以庸謹起日  
命子賴前人之休幸免負據又幸教子成叨封六品  
秩其慳墓不必錄雖銘不必掛石冢所為關繫標頭  
代李進雖賴惟唐李翱奉皇父甫貝州君未及假辭  
於執事者釋日作實錄雖賴亦做翱義錄先君卒葬  
歲月附其平生行已持論者如此後日獲銘大手筆  
尚或有攻於斯云孤子雖賴泣血謹錄



蓮花漏賦

值蓮漏之遺器何遺思之入神越古制而特奇冠近代而絕倫珠玑為壺乎地靈煥鍊金作花乎元氣春水斛龍湫之冽箭刻半山之真此其人畧之所陳爾若乃石壺按地而常靜金蓮擎天而不散玄機蘊乎密器靈葩輝乎菲菲疑鬼工與神化零天護而地施中舒萬蓋下冒清漪有枝輪方紳之有序枕兩珠靈玉之未暇飛虹借潤於上層瀉鳥羽流於下池壺腹懸時乎水或淺而或溢花心匪圓乎常可斷而可升意其暗襲乎金壺之遺意髣髴乎玉井之餘清夜聲

四寂履題

颯天風一吹者沙芳馨予以驗寒暑所

昏之未往予以知時刻更點之分明是以候分二十四氣箭凡四四十八易每一氣而兩箭大半七日止而又更其一雖豈審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此刻二百十六萬分繞一歲者悉包括而無或縱風雨雪電霾曠冥晦而遲速度亦不紊乎推測於此見作之者幾妙而精微若有神人以為之區畫猶如含造化於肝脾必於草木鳥呈露其蹤跡亦猶見牡丹而悟物理之榮枯玩早梅而知乾坤之消息此則燕爾劍之於近臣殆亦周官琴壺之所職



也君夫刻漏之作肇自有熊渾儀本效數之舊器環  
衡責重華之初功夏葢相因厥制彼罔造成周而大  
備邇萬古之高風宜本乎之法以正四方觀土圭之  
景以求地中鑄人成服其絳憤擊壹常立於翠宮由  
是廟之於軍旆則守禁有節施之於朝廷則兵居有  
容知夏曆無出於漢之夜融改舊章復有隋之未克  
一陰騁其私智一陽言其至公於是差亮登而歸于  
里者有之夫視哲王之遺法不能得其中庸矣燕氏  
之生曉窮天道於避避鑿翠瑤之情靈鑄金蓮之尚  
範米洵菁而不溺花界晴而無差揆之古人用心則

太巧然至今誇尚於陰陽家然元帝之秘室律清卷  
之巽堯建漏水兮法軒轅命羲和兮規唐堯寶曆頒  
兮民心澤玉牒錄兮聖功高由是三光全而寒暑平  
四時正而兩場調陸二帝三王之制作不足以比陰  
於今日而區區於蓮花漏斯效競於 皇朝也哉

記里鼓車賦

車有制則尚矣鼓記里以僅傳威智者之創始用據  
發於危言想至巧之心得開妙術於物先啓神機於  
虛溪袖秘思於幽玄遵大路以順道希聲而同愆述  
雖假於人為製似出於天然協銅虬之壽刻合黃道



之次雖本古有之杜歷警遠程之淹延阻蕃箭之捷  
動演推步之空專是乃無不言之嚴告肅衆聽之深  
推也其始則神匠設謀群工避智真宰洩巧祇靈失  
秘運風斤之重輕制陽木之堅緻動劑刷以屢施嚴  
樞機以密置規比金根而得殊範並皮軒而迥異宜  
政獵之是需實禮文之宜備脫漫彩於丹青畧展飾  
於翠翠格彈力以莫為衆目駭心而爭視觀其車輪  
暈絃橫軒倚較平右層構低高間施木鑄象以互立  
手潛奮而有携列鉞鑄於上下各扣擊以同時始越  
里以一發達達而運規達倍互以至十鏗金聲以應

則縱征行之輪環成道舞而合宜舞亭堪之旁羅已  
默測而先知地險易以足度道迂倚而必稽使亥章  
乘之可以計四維之贏縮周穆得之可以即八駿之  
驅馳若通管脩計擇是以裡祀一駕攸發萬乘躬履  
跨坤迴而乾旋視萬里陳而雲委翕如陰閉而晦冥  
霍若陽開而逸邁道高薄之威列聯屬車之次序接  
同向之魚魚休羽蓋之輝輝紛鼓吹之外擁濕於常  
以間度祥文物於華夏舜觀瞻於遐邇其斧之發也  
守信而不移其體之動也通行而不倚其制作也豈  
昧通之人其偶象也類識微之士去雲變暖罔倫善



應之機大明啓述亦告微短之里固宜以秘器而足  
尚矣可國常與而等擬也原夫佳聖故或後士克承  
庸標今典厥播嘉名降矣漢以罕記臻李唐而善稱  
雲駟長以發進然匠智以事成是知工便謀擅無前  
之巧能輸設藝傳後之能矣密政有言引重致遠民  
生獲濟任載周行天下之利此車輿之是用矣奚取  
區區之小智愚曰不然材有短長物有細麤破所  
能識見於世而寸香之可錄在成時之不容而况是  
車雖微可崇可貴巧侔陰陽思通天地量周八紘而  
不碍其所從輟環千里而不滯於一軌方今車書大  
同文明照彼物無微而不登器無遠而不至車必備  
太常之陳而充儀衛之利器將欲觀而詡稱人何以  
不用而興警議也

土圭賦

伊蒼輝之淵候審微妙於分鉢將舊痕之是驗米地  
中於四隅辨聖神之用智契化工而畫區運巧思於  
靜照悟天機於頊史懿制作之精緻為度景之權輿  
起土圭之所以名趨衆技而變珠胎令範於侯邦著  
良法於王都名玉人以敦琢尺五寸而弗逾搖無瑕  
之瑤琨曾不翅乎破硤比璧琮其異制惟五色之與



俱體戶白而積柔質潤矣而混如術既通乎天人價  
宜重於瑞璵為无曜靈之騰海駕五色之義車輝耀  
朗乎玫瑰彰陸離兮珊瑚揚先烈於層霄布和煦於  
太虛臨中天而下照冕龍頡之赤珠屬馮相之按測  
宜汎掃而屏居奠古維之向背復來心而躊躇置案  
生於沃壤謹擇直而平敷表八尺兮竊端與影其相  
筒驗廣輪之適中寃往謀而非誣素短縮而美蒸六  
合烘而為燻景舒長而寒極萬尺窺其翠廣景朝則  
陰霏不缺景夕則天風大呼性夏夏之盡分與主等  
而無餘得地中之方正曾何舍乎森然慨靈器之惟  
投實造化之威乎匪測候之精詳將建國之正途非  
宣夜之無傳陋周髀之迂徐獨渾天之可徵尚且載  
乎遺書矧土圭之簡易與水平而相須曠萬世之寥  
闊豈識者其絕無乎方仰大明之當天睇萬里之亨  
衢願攀雲而上征期附翼乎金鳥

田橫論

世之論士者謂廉直好禮者歸項頑頰亡恥者歸劉  
頑頰者卒典漢而廉直者亡抹於楚田橫稱得士韓  
愈氏為文祭橫亦佩其得一士可王而五百人之多  
卒不能賦於成亡何也予謂項許斥骨鯁宜亡何罪





厲直高帝用才不遺原版然必誅戮殆盡而後天下  
無事橫之時天下已趨於漢矣三齊之地已為項氏  
所屠橫尚能收齊散衆擊羽於咸陽奪立齊王定齊  
地越三年而漢主郡生說橫權知勢已去遂解壁下  
軍與漢擊而韓信奔引以擊齊房將軍廣橫已欲自  
天不可為與其徒五百人海帝開橫賢能得士使使  
招橫舉至尸鄉置中遂自刎帝嗟吁其賢為之流涕  
以王禮葬之柩者二客穴冢自刎不從之常大驚以  
餘客皆賢且招其五百人開橫死亦皆自刎無一人  
肯降臣僕於乎三客死以烈而五百人又同一烈橫  
之所獲也多矣又何以區區成敗計彼以優劣哉

太史公曰橫客慕義從橫死豈非至矣賢世無不  
善畫者莫能圖其主客乎今朱羊圖之又為論之  
如此於乎從橫生戰國其得士當出四豪右田文  
招士六萬家大抵奸俠之徒黃歇特門之死未聞  
有一客殉之橫之所得多實哉多實哉

酷吏傳論

子讀太史公酷吏傳始悲其人下於時而使然中有  
受其方畧禁奸止暴國家賴其便亦有恥焉末則悼  
其人無有自脫其刑戮其質累巨萬亦卒歸於國而



已耳子獨疑令慘激吏毛準乳虎治政不少似於古  
而得保首領完實財至施及其子孫姻戚何也豈上  
綱素寬耶將下仇尚緩耶抑戒沒之期未至也子嘗  
私志其人其竄成周陽曲也其義雖滅宣也其彌濮  
駱辟成周閭奉也閔三年為吳之元年屠其軀俘其  
妻孥播其質爰為民猶皮曰天目開天目開滅史之  
疑解矣

魯仲連論

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抵衡之  
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為七國雄齊楚燕趙韓魏  
志在於損秦故重得士仕仕故重爵封虛居左  
魯以來之於是有所誕之徒奪口舌之能以應之然  
而六國之師莫有能敵函之國十倍之地而能抗雍  
州之險秦乘戰勝之氣辟虎狼之威羈韓魏制燕趙  
膾齊謀楚囊括并吞之志固不待於荅襄之後也向  
之從親會盟秋血之君而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送子  
入質若投肉餵虎馴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可秦不  
稱帝於天下者一髮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  
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舌挽天下既去勢  
之方神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二國之疑蹈海一



民安足以上靈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脯醢之地。亦樂寧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聞其議而起其盜遠畏端之心。使秦未得志於天下者。又四十年。烏乎。尚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玉帛。辟走關中。秦且儼然以箠浴之。則自度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欲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狎度。照服千古。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達之不屈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天下士。特無愧吾至矣之門。將就也。將俟也。此諸文歸者。吾不得同。

曰語也太史伴郭陽傳儼人豈其倫耶

黃華先生傳

先生姓黃字華其先日精者初生得蓍

賦之辭

曰蝶蝶煌煌綠水黃棠德與坤協數用九彰九九相

仍伴爾壽昌佐用黃皇啓于兌之方世為中黃中五

數也寄旺四時九九重陽數也兌秋方也雖旺四時

而必盛於秋與其方乎陶氏旺春劉氏旺夏陶劉氏

謝而中黃氏其昌乎後日精以養生術佐農皇氏農

皇氏壽登一百二十餘歲嘉其功封諸雍州之土為

壽鄉公遂賜姓中黃氏日精後有治藩者注姬公曰

爾雅且上其名緞衣薦服于帝帝服之喜特賜御愛  
黃字補藤州世孫英其特始落客三湘與屈原同夕  
演英子為華西入秦遇陽華大賈銜金爭文憤成陽  
市華文有正色得備名揆次月令至今夏小正以華  
之喜記節為名華後入漢以服餌法於上出入宮禁  
左妃侍兒咸與之飲酒補用漢文人名其祝辭曰長  
壽長壽宣帝時華以外國肥甘進上嘗之喜曰金盞  
玉棟鋪真神仙食也吾不能効武齊食露餐美華嘗  
以氣岸高自標置曰予同冠準天純色華地當質天  
也聞八荒游域黃中通理獨暢四支非予前聞人佐

秦皇志也將陽九死矣遂入平蓋山煉九華大藥時  
時與好事者出沽酒市中見者咸呼為九華先生彭  
澤令陶潛方棄官榮桑聞先生名特延致之後徙宅  
東潛不敢名惟以九華稱呼之潛當九月九日無  
酒與先生口講服餌法語之曰南山朝來致有佳氣  
耳少贖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潛以酒讓先生飲先  
生意曰吾得拍浮此足矣潛平生交惟兩人先生與  
五鬣大夫也五鬣在先生上先生戲與五鬣較短長  
曰汝雖長遺吾劍我雖短并中堂又以其能相殿最  
曰吾若能使飢人辟糧汝能乎曰能吾欲能使瘡癘

入康寧壽考汝能乎曰能曰吾一出能使時王知正  
氣一反速能使諸烟煠吞其跡而不聲汝能乎曰不  
能矣曰不能何以上吾也五鬣亦曰吾一出能棟  
天子明堂不反迹能漆歷代之文章子能乎曰不能  
也曰此吾所以上子也潛閔而嘆曰九華既失而五  
鬣亦未得也二子黜德成巧將太上從太上無名  
功故無窮二子無僕僕之嫌孰長短小洪於足二  
人者相與持酒驪甚潛頰然醉醉則遺容而一人者  
侍門下至蒙霜露不去先自誦其族九一百六十二  
姓其肩揆頰者曰滴金馬蘭

口九華壽譜載於家云

太史氏曰黃本出陸終後受封黃華之先啓土雍  
州實為中黃氏秦有黃石公夏黃公得辟穀法又  
有中黃子以服食節度見抱朴子書豈皆其裔耶  
華先德活萬民子孫當有興者說與晉處士同逸  
奇手時也子姓至今有隱君子風世徒以黃白術  
却老延年者訪之又烏睹華之大道哉

莊子曰其辭雖參差而微說可觀此漆園氏寓言  
之本旨也吾觀鐵崖公九華傳而得之中吳孟履



羅鑿傳鑿字登金聲也

鑿江陰漁家子少自粥於毘陵大家長去主浮游淮  
廟間逐魚鹽利致千金以其盈得獲揮散無所惜言  
必推其主不忘為人古直自任不沐禍福力遊人急  
一時豪雋咸樂與鑿交晚以積居家無錫有義事他  
勢力不為築必曰不有羅鑿乎羅鑿每為吳有孟氏  
鑿為豪游屠沽並與羅鑿聞羅鑿與孟氏為益復業  
同輩商分業鑿親然曰事以仁義起從而利之奚  
以異乎屠者鑿逐獨質孟力復業孟恨鑿鑿終却飲  
其德諸所便利不可勝言而人  
一死  
此毘

陵人指鑿曰氣流義海

抱道老人曰吳兒有富時封君者往往陷不軌此  
古曲淑積發非舉成之徒政獨力義如力質何也  
受其便利者斯非鄉黨故舊也而見義必為古所  
謂無所為而為之者鑿實近之嗚呼松不壞而直  
也玉不燥而白質白也鑿之義出性質非鑿子謂  
鑿使使有身後名不與陷不軌者同流世也



俄羅文集卷之二

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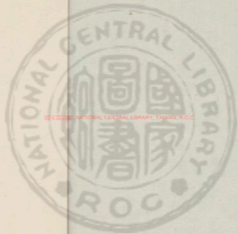


U. S. BUREAU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PAH, FL, U.S.A.



2025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鐵崖文集卷之三

斛律珠傳

斛律珠不知何許人或曰斛律先後也或曰姓故氏  
喜吹律時人呼為胡律後說胡律為斛律以其聲清  
如貫珠又加珠云其人龍首蛇身短褐侏儒偃腹而  
長頸高結喉處稠人中首昂然獨出口吞吐大龍珠  
其珠性最緩法古人佩絃義掛一絃緩如故復加一  
絃急之會稽鐵笛道人嘗得支紫湖大小鐵龍君既  
而得珠由海外來泊秦陵倉介鐵笛友君見道人追  
人見珠形奇怪脫其繡帽換佩弦珥玉簪扣其所有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結喉中滑竹胡諒無善楚聲聲悲壯宛轉奇絕如笙  
竿又韻道人時以杖夷猶按抑其所佩絃與喉中華  
相應縈縈然循環無端若傾夜光玉斗中其聲不可  
量於是道人異之呼為鐵友因情而笑曰肯既感與  
吾貌類而佩四絃其惟蓋又緩緩於汝者乎初象山  
管同者交趾產也相傳宣和道君得之海南同能短  
長吟聲若金石道君常冠玉冠服老君服坐清暑殿  
上酒酣醉捉携之同時時吐水曾中之奇其聲入雲  
杪若鸞鳴鳳舞衆樂皆作必頓同止之同嘗誇于人  
曰吾以餘聲傳仰上上每置于齒牙間道君既仙去

同默不鳴者三百年其復快去歲以為入水化土蛟  
既而君山同老父遇之知其為仙宣和管同也亟接  
之掌握間捉然若玉琅玕老父惟之進於道人且言  
故道人曰吾自得大小鐵龍君於東洞庭時洞曉吾  
律大者人非鈞天大人不作小者非洞天群仙不和  
合同雖老而狀實類鐵龍君其聲清越以長其神觀  
益又森爽足以伯仲大小鐵龍君為道人三友要道  
人愛之無已與大小鐵龍君各制沉香室貯之三友  
中惟斜律得佩弦力愈盛剛毅奇偉而音吐凌暢  
與道人歌調合長短高下疾徐舒慘惟道人之言是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水花道人無聊不平一動於中必殊為愛之故應則之  
音洞庭之吟壇臺之曲無不待其宣煙鬱者家有輕  
千里爭采觀斛律大小鐵龍君與管同者道人對家  
曰大鐵蓋待命不恒出斛律正如之音居多客亦未  
易知其作管同乎故同多出舉相問與客相周旋  
客有桓野王筆力吹笙之以千金購其人登天府道  
人終不許曰吾異時到鈞天所帝命予制樂事諧八  
音和神人以儀鳳鳥者非同則不協已記謝客扶大  
小鐵龍君偕同與珠游于蒼雲間今隱於五湖之東  
三泖之陽其所曰雙橫云

太史公曰鐵管道人  
才高志氣節所  
以遊者皆鴻  
生奇才世之中  
在外強夸實達  
者道人視之猶  
蟻芥如斛律管  
同非特以善音  
律見道抑以清  
風奇樂得其人  
馬他鐵道人有  
以來之雖鐵龍  
君猶沃汲無聞  
於世况斛律邪  
管同耶嗚呼能  
興而雲至虎嘯  
而風生氣頽之  
處者又豈直斛  
律管同哉

○夢鶴道人傳

夢鶴道人者安陽韓君翼也君小字潯其世出宋魏  
公忠獻王元景後四世先祿公者危碑而南因家會  
稽為會稽人至先府君阮造微子好讀莊老自誤就



坤鑿度書嘗曰君曰是子神清我明有仙風道韻是  
能辨吾此者祖師事君年冠不肯婚宦遂寄跡老氏  
法中一日在讀易齋彈琴危坐月如積雪悅惘中夢  
一神鶴自九霄而下自通曰高道人別統其庭相向  
踏舞鏗然作羣若金石已而君鼓琴調鶴舞洞天  
忽飄飄然清風在肘腋與鶴俱飄然大江而西也若  
過相州舊家曰畫錦島在耶君謝曰吾身且蛻烏知  
錦云哉言脫口即洒然寤遂自號夢鶴道人且謂然  
自志曰大塊勞物吾以羽毛鱗甲與之走者滑者飛  
者而走者陸有窮游者水有窮推飛者無有限闔而

飛而夢而遠而又者夢誰若也至千六百年後飲而  
不食則其道也仙矣鶴真絕類也哉吾寔交香托不  
于他而獨于鶴吁吾類殆亦絕矣夫客有嘆者曰求  
顯於夢何異求劍於刻者耶君應之曰客亦知夫夢  
有大於夢鶴之夢者乎吾非鶴夢鶴有鶴鶴非吾夢  
吾有吾庸詎知吾夢之夢不為真鶴也耶庸詎知吾  
夢之覺不為不真鶴也耶子大夢夢而無所求于夢  
廷吾夢夢而無所得于鶴屬亦或之大者吾豈庸抱  
真氏之愚歟子姑去吾又夢鶴矣

揚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有大不同金九火七而





雙生馬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  
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晉其至矣然有  
不幸淪於世變者亦足賦爭委質於人以饜饕腥  
膏米軒者且騷人以株位是鶴可仗言也吁使鶴  
可仗言何異鶴免哉夢鶴氏之鶴豈鶴是比哉其  
言曰千六百年而其遺仙矣吁吾知夢鶴氏者其  
國仙才也哉

昔陶長沙夢生八翼先儒疑史傳紀錄之過近  
代富塗杜真人嘗夢竟於茅茨土階而傳道焉  
人以為楚子謂孔子夢周公非蘇文忠公賦

赤壁所謂夢橫江之鶴者亦從仙品人中得之  
相人韓君致用文恬淡虛寂有志於學仙者於  
是夜夢見鶴與之馴而拊也遂號曰夢鶴道人  
會稽楊公廉夫為之著傳用太史筆法折入於  
漆園氏之辯圓吁亦奇哉致用之鶴其與之爭  
不腐哉韓君出此文俾予評予讀此文如赤手  
縛生龍蛇急不得暇豈能措一辭其間姑書此  
于傳尾云遂昌鄭元祐跋

楊佛子傳

佛子名文佛字中理其先出荆院楊吳越相巖巖孫



都知兵為使河為佛子六世相繇湖院從越之諸暨  
連為諸暨人佛子生而性淳固篤孝鍾子至情年六  
歲視母食多寡為飢飽母病難食輒不食得果必遺  
母俟母使之心始已年十五以母多病遂棄舉子業  
舉岐黃氏書父謎之從容會曰我母多病忍能一日  
去母從師措舉業有利不足自費即使母侍雖服藥  
終養吾志周滿母病革藥罔功此養情密室乃股肉  
和髓粥以進母食即起佛子頓下生瘡人如覆瓿一  
繇市歸中逢道一操教者操瘡不可近時暴雨至  
者為佛子兩意既與俱無難也行一里餘繼者用

左手拍佛子瘡右手拍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  
曰勿欺我報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復當遇君治瘡先  
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頓瞻其人邀不  
知所之去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憂方明旦視  
頰下瘡忽不見家人驚怖捫其背則瘡還在背矣人  
始悟佛子遇異人母沒佛子躬捧土成墳種禾築廬  
埵左介廬上恒有群鳥數十隨佛子起止佛子純孝  
異過群以狀白府府將奉樹其宅里佛子走府曰某  
之事親不知有身豈知有名哉事竅益器異之童子  
婦人瞻其儀形成于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入

其歸必過其極勝庵朱公嘗以常平使者通過風播  
其歸必過其極勝庵朱公嘗以常平使者通過風播  
及警學天文地理之書竟夕去子得名也晚年著警  
衍二十卷編地理檢沙圖藏于家云年九十有九終  
胡先生曰世信以割股事為非孝子謂孝子之心  
篤於親雖百鍊其身足以贖親不計嗜此天與之  
至情乎故割股者多愈親而喪生者絕少非其至  
情足以動天乎大理至於天而定天且不違而人  
將而非之乎楊佛子割股救母而母病立愈所謂  
純孝初天者非假世又以神仙事為荒唐不可信

子親誠楊佛子親移瘞真蹟將不信乎

姚孝子傳

姚孝子者，湘之金澤人名玘字比玉，五世力農起家，  
遂有園田室廬，又賦拓落不事生產，家浸微，玘生七  
八歲，即警悟，喜讀書，里大姓林氏以其貧，弗自給，為  
延致名師，書出所藏，書卒成，其業治兵，作時苗楊氏  
守澗方而令下金澤大姓家，具蒙衛闔，驅率民丁為  
卒，民皆奔亡，玘獨奉厚陳，進于野，遇河不得渡，母曰：  
吾聞古貞烈以辱身為死，兵至吾誓不受辱，苟若拘辱  
于地下，遂沉水，玘急挽之不及，倉皇俱溺，頃之負母



出母子獲生此數為軍中所得營中滅失伴死伏屍  
間已而得逸去奉母過湖母曰吾有餘金密藏某土  
中改其往發之欺潛住又為淮兵所虜疑從苗中未  
歸還湖上軍會有辯得不死兵察其非庸人著為部  
史朝夕憂以母病革報泣訴于兵請暫歸假得以  
小舟載母地地平居極孝母病思羹魚暮夜無所得  
家畜為圓甚別家之若有領尋出戶效白魚羹人以  
歸供母或者以為孝所感其息浙道大臣以檄別  
以親老辭諒者蓋以高其節云

識史曰自兵興梓城陷郭者十年未已吾嘗網羅

世之忠孝人私有所著若操節之炳炳者無幾  
而婦人之死義者亦尤夥豈江南民風固于戾契  
頰不能果決全節如燕趙幽并間臣死忠子死孝  
者歟及得姚妣事乃知母克遠廵就死難中而妣  
於顛連險阻中頃刻不違其母與母死復生其亦  
季代之獨行歟錄為姚孝子傳

鐵笛道人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闕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  
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  
出梅花積石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秦定間以春秋



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歛清海鹽皆不信其素  
志輒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閭閻中  
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南游大小雷  
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峯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  
鐵葉冠服褐毛瓦博手持鐵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  
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鐵氏子嘗掘地得古萸耶無  
所用篋為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連於送  
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音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  
人時時唱清江歌乃道人為作迴波引和之仍自歌  
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未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

歌曰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誰  
城中貧富人聞道人名多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  
為一弄畢使財遣客即客不去以吹笛自如也嘗對  
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下峽龍可呼非釣天大人  
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遺太白于上用玄鍊物色  
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起一循人性跡器與人  
交無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大則弄札輪或理音樂  
素不善弄畫謂弄換關心畫謂人役見即屏去至名  
小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  
測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葛頌



瑛為詩文友。若桃李。更擇錄之。歸史釋。現清客史釋信。  
為方外友。一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  
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鐵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  
標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號冠鐵崖之秀。參服兔褐之蓬。蟬雷  
清之濱。子鐵崖之顛。喻以乎陽弓。復坤燕純。北人及  
萬歲不作。子全賴于天。其漆園之傲。史。鐵崖山之  
游仙也耶。

瓊隱者傳為瓊崖縣人。

隱者蕭氏名玄王。瓊隱其自號也。上世徂林人。或國

有仕齊。即燕大夫。又為野墨人。其始祖曰。隱氏。涅者  
隱徂林山。得煉形術。初煉體純赤。再而青。三而玄。其  
面光可鑑。又有五龍童。涅初生時。篋之。得繇曰。震木  
其相。病火其先。非青非黃。玄斯用。章水石摩。涅吸。陰  
吐陽。以相四日。天下文昌。厄祖龍氏。玄用。數。文。塞  
而故。與滕氏同。傷。執。愈。瓊。隱。卒。返。于。洪。濠。十。尾。後。涅  
相。倉。頤。氏。制。字。太。吳。氏。董。易。造。書。契。頤。與。涅。同。功。佐  
大明。農。黃。氏。陶。唐。氏。姚。虞。氏。夏。后。氏。著。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煥。乎。其。有。成。者。皆。涅。子。姓。也。秦。時。有。由。即。墨  
隱。秦。山。秦。皇。車。封。秦。山。遇。其。人。爵。為。五。大。夫。及。坑。焚。編。



作殃及大夫胤子在官製封松游俠惟用于刑俾謀  
察到事時上惡視或曰黠視松滋亦黔耳松滋之後  
曰瑜廣在漢顧尚書令僕薦引典管城毛穎同升道  
亦不能行蜀人楊碑氏居家習玄學遇而休惟碑上  
長播賦非籍樂為客則不能見翰林主人故碑始信  
終以客鄉呼之樂遂隨於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碑  
提固有分派曰金胡氏汁汝地能幻成大字晉有九  
子者與二陸為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利陰陽婚  
家時祝辭曰九子九子生之松滋宜爾子孫譬如蠡  
斯至宋紹興而玄玉始以璞隱自秘不知生父氏自

云與蜀之涪陵蒲序氏同居萬松岡交若膠漆繼送  
占姓於蒲異日序亡蜀亦亂璞隱東入吳至海虞山  
遇繆公子稱知己繆孫軒居之且以其姓姓軒權貴  
人諸蒲軒爭欲致璞隱璞隱終不起且曰吾祖由倉  
顏氏召用佐功文明文極而優天厭像火胤氏况又  
像胤後者乎予不隱其有不以弟勝氏者弟蒲氏手  
此子璞隱亦應祖跡晚年得道自託曰吾用物精多  
吾壽可以敵堅木矣入水不濡入火不焚矣得吾道  
者差鮮矣

李生此言可以  
林入水火不燥

太史氏曰上古有墨黼氏涅出燬氏其黑面支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中古孤竹君亦由白氏改姜氏至瑛隱又冒蒲云  
曼氏其先雖顯顯于秦後與然首等孰與無赫赫  
名帝皇世而功煥然在天下嗚呼瑛隱用不用俸  
天下取舍不幸成於黔針竄於雕篆黜神矣乎  
始終之見也若瑛隱者謂之隱無用文者非歟

麴生傳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醱或曰釀或曰湍或曰耳或  
又以其善眩幻頗拔乎之曰鬼口是曰蠟口是有嫉  
之者則斥曰鬼一本自謂曰鬼人好忘之辭非生本  
名也生初降精于星孛于麴母高媒自師造于夏人

儀狄氏或曰陶唐時已尊生於桐宮充祿之于鍾  
器重生亦酌之以秦尊其人區區濕雅凡冠婚喪祭  
朝燕饗禮無不預號為通才尤善導引砒較之術故  
其人最善毒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漸其化無  
不醉而陶出其性真然以為剛則悍怒者化柔嘿以  
為柔則訥者倚之有言慎者挾之有言始生從儀狄  
氏進禹時先自奪其誦曰得醱于泉得祿于天定用  
禮節其爵世延勿至甘言至于瓊淪則罔不頓生得  
錄欲不往狄強之禹見生於食則果忘之曰麴生之  
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國者過與狄俱斥絕之五子





逆述禹成以作歌追至禹武丁卒傳說以生自喻而  
期說為孽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一不道為深池生時  
伴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丁始信尚誠之不入  
妄也商亡入周周監商撤使正字之大尊監之周旦  
又以成成王王亦以詰康叔生後遊魯與以壽德陪  
共公子楚生名精威逃放肆市間而先民懲罰之禮  
嚴矣秦興苛律禁生群眾民間漢高皇賤時常就主  
民間歛王媪武負家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群臣皆倚  
生妄見上至甘爭上罪生中用亦律三人以上無故  
飲生者刑金四銀文帝時始賜生於民隴三日武帝

晚年耗用又伴生辜俾民間利豪折不遺雖博陸侯  
第私藏生至京兆史斧闢神蠶器以捕漢法衰生隨  
好事者轉轉至揚子靈家以問奇為豪生將隱去矣  
曹操勸國以年鐵獲罪生表上禁錮法將作大匠孔  
融力爭之不從君子悼生之行禮與順養民者迺終  
以權與錮敗哉生歷晉唐名復感陶屢士潛家無實  
劉始安送錢二萬潛即轉生生受不為汰唐諫議大  
夫陽城所得伴錢計益米外餘悉還生所生亦不辭  
生迹若嗜貨心實懷禮與較計以故不問人賢鄙貴  
賤老稱皆獲與校相獨新交老釋氏與喪服之士其



人孟潛致生仕者生解體形見之其去就辭受非人所取量若此惟性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亦貪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竊卓氏至臨卣人不得寤獨生得狎之墟運晉阮公籍東隣有美婦亦與生狎至招王安豐掣肘時過生所措生執肘婦側未與王永安婦上見其貌古而平中粹然問壽幾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于今二萬五千四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曰臣不知他術惟不死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及養老錫功一豫生古禮生定一代僕隸上皆升從

事秩散伯又加爵解州公世若干戶秩歸老子鄉知所終

太史公曰予嘗疑趙生之為人稱聖矣而溺之者亡國殺身則斥曰狂然文神明揖遜祖豆又何其雅雅耶然則生一人相川者何如耳論者曰良將伏一策投河上而三軍為之死一陷反間則宵遁為敗軍之將此其用善不善効也觀於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十世可知已

冰室先生傳

史蘇易簡欲作冰室先生傳而不果海溪清上人請



予補之且歷本莫善俱運而拔亮傳曰先生姓蘇名  
穎字受辛始粗出禁其後分旺蜀者多莫善知名于  
諸葛武侯亮嘗稱其有六利蜀子孫名于唐者曰  
全城土蘇先生全城後也仁其清淡生不嘗死朕幼  
時在全城遇相者曰蘇生其濟民其苦無他曰相異  
日從此三百樂黃為其計或可然士大夫謂命世者  
不可一日不按其指論先生之學須知十世其根苗  
二子貴人器須自然吾門能從或不能不其氏有  
吾色且能得吾本者易予不理貴人亦之曰實菜  
備而詳王道也

乃附敘其根葉埋壘燭下稿項黃微稱古野逸雖釋  
老氏精戒行者亦與接飲食惟太學生交最密嘗相  
警荀富貴母朝夕忘人有請者曰太學生腹應脣五  
經苟定菜聖五侯食客曰淳母氏持氏屢氏等凡八  
人咸謂席上珍八賓或取馱于主者必召先生與俱  
主人甘奉餘者醉若寐聞先生至即更健起立時先  
生拔其族種雖至終不與八人者爭連故八人亦  
無媚之者後奉召家有想聞其風來而不可得極呼  
帳下見其履民即趨及中卒命黃州代先生之風味  
終不似也先生嘗言夜哺故人痛飲至夜半吻燥甚



不可盡述也先生冰被醜皆有根柢齒牙嚼嚼成宮  
商已而爽人賦膺清冰瀉玉壺也故人快曰今夕啓  
沃之樂舞金鑿瑤露無以高此願無謝謝德厚死謚  
先生為冰壺提而歌曰我心兮如醒彼美人兮獨醒  
載歌曰美人贈我菁瑩英何以報之玉壺冰後先生  
以齒終于家門人圖易名先生合冰壺無當者遂相  
與譏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陳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去足為末  
居蔡者加草為蒺末後字有聞而厥於夏天下至  
先生世次莫詳聞其先吉為進楚惠王以經事陳

去漢有名于者從華佗學方藥吐烟若蛇人以為  
奇先生遺種德而以相者言不仕然歿謚冰壺天  
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之不衰豈以裨食哉

冰壺先生蓋蔓菁連根釐者是也蘇公因曰連咀  
數根其義可推于嘗於霜夜酒渴起詣中厨覓水  
鼻觀忽觸寒馨香則悟蔓菁在瓶亟取啖其根渴  
隨解而酒俱消矣時請歌簡齋冰壺先生當立傳  
之句與蘇公同一適而傳則同一快事後見鐵崖  
先生為蘇公補傳文中所謂咀吾本所謂連茹至  
所謂言必有根柢者於冰壺為實錄非惟補蘇公



之遺實有以慰予心之缺云中吳孟潼書傳後

慧觀傳

慧觀東越婦也家世業儒未笄時父異其聲悟授以五行書長而益深其學推人貴賤禍福往往奇中中年家竹落從其夫游江海間夫亦儒家子得妻之街相與簾市肆售其術問者則告之慧觀氏慧觀清而弱日推言數人得錢給薪米即謝客適其門者莫不目而駭之予嘗與之語而異其人蓋非婦人也慧觀之言曰吾不幸形婦人以生生而不能以婦人自契又其不口幸也重不幸而以生年月日為人言貴

脫禍福是特以生吾之生不知生吾之生者果誰吉取乎不難也吾累也然天固假我以形而實無形也洩與以言而實無言也以言求吾猶索日於影况形乎且吾之為吾亦非吾之所得吾也吾特吾之耳又不知吾之見者有以吾之不吾者觀吾吾乎然則世之罪我者固不少於生我者也楊子曰婦人之言有是哉觀乎觀乎可以婦人目之乎吾聞苑姑射之山北海中有仙人居焉肌膚如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大浸滂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山土焦而不熱不知溺我熱我者又有所



謂水火者馬融室廬者也千里而道蓋無一日而不  
在水火中也。不為其湯且熱其乘雲氣御飛龍而遊  
乎四海之岸不自千里者始乎觀乎觀乎吾以姑射  
之仙遊之云居北海之中者彼何人哉

夏侯嘉士碑

主讀不史揭公之傳夏侯節士也。猶有疑焉。予未識  
夏侯也。嘗得諸涼文老之稱。似其人。恐客疑。而為之  
。榘若曰。主存與存。主亡與亡。若之。州節義者。以此夏  
侯氏主陷虎口而先死。以向節為主亡與亡者乎。爨  
曰。惟好婚命。以及鄰國也。都不得謂史智左右。此碑

者以格致死。從知者俱死。聞不死者反。狀傾主以謀  
免其身。雖骨肉以離。稱孤在草莽。夏侯不前。幾而去  
與主同殺。亡益於主。又何若。忍死於後。圖雪忠臣之  
恥。竭國士之報。李宮曰。昔淮南王之誅也。伍被自請  
于吏。陳與王謀。甘即戮。殺王墜馬。死。賈誼自傷。為  
傳。亡狀。哭。泣。至死。夏侯氏曾不分罪其主。又無自傷  
自言。得與仁。賈班示辯曰。郭宗藩之忠勇者。素無反  
狀。權奸懼其擁要兵。為上。鑿石構其黨。以反誣之。平  
郭之死。非命也。夏侯氏無可自訟也。諸史一死。非難  
於從。難於得其所也。郭以郭事既。向仇。首末取。夏侯

氏可以生自忍乎曰郟之殺也其速門下客者方  
索而未已夏侯氏於此奮不顧首領恟天主死於斧  
戔之前白主之所以忠於國者孝於親而素無反狀  
者數日言捕奸為之威動客察其詔雪其枉天子為  
下哀痛之詔復郟之國舉郟之孫夏侯氏之訟行未  
幾仇人亦即天誅夏侯氏之懼主者仲矣信有不伸  
其以死徇也必矣郟之嗣國者方以重爵論解其人  
已在五湖之東三江之西矣於乎夏侯氏之去主也  
將不得為智士乎夏侯氏之白主也將不為節士乎  
其卒辭賞爵而東歸也將不得為天下高士乎故無

論其人始前幾而去類任員忠於所事也死如歸類  
孟舒樂木有不伐能不受賞而訖自飲其德類朱家  
魯仲連其得異人異書能為天下奇文章如冠紀之  
流凡若干篇博已具否不詳吾為此類傳一年會其  
人於城溪之上自陳曰僕即子與客游勇侯跡士集  
也請錄其語揭氏傳後庶千秋下國于文白乎心云

金華先生避黨辨

或謂抱遺子曰史稱司馬安為巧宦安雖徇人爾無  
足議者不知傳者之善宦曰漢尚書孔光也光領尚  
書兵振機十餘年上有失不爭時有所言輒請去其



意有所為，寧惟恐其人聞知。居鄉日會門下，大支晚  
居天位，弟子終無所薦。迨此，匿名跡畏，賄黨之為，以  
是鋼探位，父且安夫之善官類。此金華縣生者，命之  
孔光也。先生未七歲，即啟事去。及天子有所召，又幅  
熊起，躋臻二品。上問遺賢，東南先生絕口，無所舉。賜  
告東歸，以教授生徒為事。天子復有召幅熊起，有大  
生辱在，采取所著文几。若干言，操予與之。別曰：吾平  
生未有所舉，所舉自某始。明年，天生以他言者，調官  
王賜告歸，解后次所曰：江廣士往往以黨敗，吾浙  
吾老矣，吾歸死首丘，幸矣。弗暇幼江黃引黨。

為吾天生計也。汝宜蓋自課，慎重不悲，近之不濟。  
汝也。故曰：先生今之孔光也。抱遺子聞之，愀然曰：吾  
少奇讀漢史，未嘗不悲光之任為地勢使也。孝武時，  
領尚書者，中人也。取其黨無可立，末年霍光以結交  
而倚與全日，確以制人。君之縉紳士，總無相奸。汝安  
世繼之，始有所薦。奉其人來謝，轉大恨。畏朋私也。成  
帝以士代中人，而尚書令自光始。故光忌恐畏朋私，  
豈非積習至是為地勢使然者耶。金華先生之匿名  
跡畏朋黨，世亦地勢使之歟。先生視富貴如浮雲，脫  
去名費，如脫羈絆。豈志善宦者哉。雖熊君子與君子







者乃以為擇丈尺之穴則足以觀福於百年之廢骨  
使天下之愚者排卜筮人之說至於十年五年而不  
印土者則亦過去春山穴之吉風不者抑以詩書聖  
人之言者相辭然則抑以巫者所言之所言者証人  
殿春山風水言曰其地富貴不絕無以反第其地  
富貴不孝教不足以致高貴也  
天下中正有德則易以  
會擇子開春山之居地釣夢  
在馬春山因覽其地而識其奇矣  
指非天降地涌無異於他風水也  
有其素焉耳以設瓜之德觀之其人可知矣今之富  
貴家世澤無間已德無間汲汲為捐千金購風水師  
越險阻以擇地殊不知風水者亦因人之所利而利  
之而不能利人之所不利也春山之言風水更以予  
言參之春山起謝曰先生之言聖人之降訓也請書  
以為吾術記至正九年九月有九日會稽楊輝積書  
于墳法之可以止時

東吳隱者設客辭為范氏清遠作

客有讖病東身隱者曰去年某甲以光山隱者起今  
年鄰某以新安隱者起子又以隱者揭揭然自號於



人傳曰身將隱則用文字之隱以文其又將為陶先  
山鄭新安也。邢隱者佛然曰子東臯之人也。非方聞  
之士也。

亡徒者也。讀書晉問素不識官寺容  
貌。進說起文墨議論。纂譯句。別名金布令。甲武力  
施頭。身金銀七枚之。求藉隱為仕者。招句是膏以  
明白。精也。易判裁人。且以我為空。聞國。譬如吾東  
臯之人也。自命曰東臯隱者。且以恥。今。南氏之不  
名隱。而陰用。以奸利。得者也。陰用。以。相。非隱  
者。賢。隱。吾知其術已。貨。左右。出。使。高。所以。隱者  
招。忽不知其所。從來。若曰。吾之。翰。先者。舉世之人不

吾身而高。所以。竊。森。知之也。吁。終。南氏之。隱。直。廣。已  
我。吾。意。尚。所。急。天下之士也。使。天下之士。高。而去者。  
有。以。視。吾。招。庶。高。者。來。也。豈。暇。此。屢。哉。今。吾。揭。揭。以  
隱。名。東。臯。是。東。臯。之。隱。也。非。終。南。氏。之。隱。也。主。有。寶  
者。欺。識。之。曰。某。氏。寶。也。削。主。名。而。索。之。道。衡。之。術。未  
有。不。疑。盜。而。且。為。盜。寶。容。謝。曰。吾。今。而。後。知。東。臯。名  
隱。之。為。東。臯。真。隱。也。廣。云。乎。哉。廣。云。乎。哉。

辨大夫平反

容。喬。洪。氏。以。楊。惟。比。晏。于。深。以。世。儒。疑。其。刺。秦。爰。新  
為。非。以。為。維。不。得。已。之。作。也。維。頌。新。弄。之。德。止。能。美



於晏秦其深意可知所言配五冠三開關以來未之  
有者其以之戲弄耳使惟善說使撰符命稱功德以  
擬爵位賞與國師歸同列豈固窮如是哉其論深是  
予謂朱子葬大夫之言亦以葬之大夫非有意於求  
之強之者耳

殷氏譜引

按殷本出商氏成湯有天下遷亳而命以殷殷蓋建  
國之號後子孫遂以國為氏至宋避宣祖諱改湯氏  
秦有會稽守通侯有廣川忠郡鄭玄後漢有山陽子  
微內黃登榮陽令袁三國六朝以來不可枚紀予訪

常熟分洲世家虞伯源氏其門客殷宗義者出本氏  
譜自發而下凡十一世焉其曾大父者源大父侯官  
縣校官汝霖父常熟州火瑋至宗義清修好學復為  
紳先生游兵變走海上他天物盡棄弗顧獨完守本  
宗譜如護恩誥亦可謂知所重矣予悼代之族譜初  
廢於史職之不修而重廢於宗法之不立諸侯卿大  
夫之後降為匹隸士庶人之族微而之四方勢不得  
不大廢而盡亡而况欲求譜牒於兵燹之餘者哉往  
往素姓氏為戎閭彙養兒無祖無懼胥歸於禽犢之  
俗亦可悲已而義也獨以本宗書為事故吾避其知



所本異於禽犢之族而樂為之序於是予書已百四

月九日

九山精舍

古儒者窮而在下以其學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後漢包咸佐海東立精舍講授曹操欲於燕東立精舍讀書如甯熹姜肱皆於所在有精舍又曰精廬精廬即精舍也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世俗因以精舍歸佛寺王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書世俗又以精舍歸道教授朱子有武夷精舍葉氏少蘊有石林精舍皆有詩文傳於時以及後世子讀書泐之九山中真人為予造書舍名之曰九山精舍

志血櫃

四溪香

香者延

更某精舍若干歲以巨木櫃自喜曰

吾櫃可支吾一世更積若干遺吾妻妻脫然曰金櫃

非金櫃乃血櫃耳更問故曰裨頭為血漸析血櫃裏

黃金壓白金櫃今非血乎血溢沉爾櫃看何曰沉則

吾在金穴矣汝且與金同血又易取穴更不悟明年

以犯律賦殺籍共金妻乞櫃財刀焚之客有吊者呼

小吏更血血湛非也大吏更血血漂持

鐵史曰貧吏女獨賢惜不得姓氏容弟辭尤警錄



以語虛食

告鎮公文

維洪武元年夏六月庚子朔越十有九日陽友抱遺  
老人楊某謹持鮮香之敬告于靜菴大法師鎮公之  
靈曰高記公住祝峯口于遠公之詩曰雨花堂上碧  
雲合清唳庭前白鶴歸公首肯之以為老坡十四言  
大勝山門一收今示寂矣詩象秀境難以餅香拜公  
影堂翠舊詩象味公天寒白鶴歸人其何往日暮碧  
雲合招之或于高亭

黃茶

伏龍道人外石上下移二更月微明及紙帳傳影亦及  
半窓鶴孤在不鳴命小蒼童汲白蓮泉煨榻湘竹投  
以凌霄芽為飲道人乃潛心大虛靡靡涼涼若鴻  
濛若皇芒會天地之未生道陰陽之若亡恍若不知  
入夢逆坐清真銀暉之堂堂上香雲蕙拂地中若紫  
桂榻練瓊几看太初易一策集內悉是斗文煥燁煒  
媚金流玉錯莫別之董若烟雲日月交巖手中天談  
玉露涼月冷如水入齒者易剗斷作太虛吟吟曰道  
無形号此無聲妙無心号一以貞百舉斯號号太一  
以清款已光颯起林木激華氣郁都霏霽納烟滋

適有危謬本若仙子者從容來謁云名漢香小字綠  
泥乃捧太玄盃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壽予備以詞曰  
心不行神不行無而為萬化清嘉事軒輅而退復令  
小玉環侍茶饋遂書歌遠之曰道可受兮不可得天  
無形兮四時以言妙乎天兮天天之先天之先復  
何仙移問白雲微消蝶水化烟月反明乎內閣予亦  
悟矣遂冥神合玄目光尚隱隱於梅花間小甚時曰  
凌霄芽熟矣

鐵崖先生作煮茶夢蓋有故託仙人之脫胎也非  
鐵崖即才空也海內長者不能得此夢也真奇

文不奇人何以折天上仙人邢三後斯文為之神  
矣飄然于和京南歸日文館諸老嘗令錄老鐵奇  
文章今自茶夢以下錄凡十篇適杯上無隱師弓  
子作錄古書此文因識于左時至正辛丑春正月  
十日河南褚良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P. 02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鐵崖文集卷之四

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有與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  
無有也又况言死而非律義淫而無謂者乎自孔氏  
後而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沒不傳卒與齊民  
共腐者亦不知幾人焉始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  
十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  
卷雜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  
言尾義淫非傳世之器也自今觀之孔孟而卜人樂  
傳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馬遷及其次三通韓



3454719 v.4

愈歐陽諸同博顧蕭洵父子遠乎我朝姚公燧  
公集吳公澄李公孝老若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  
當其義皆真而通也虞李之次彼有鹿皮子者馬著  
書凡二百餘卷予始讀其詩曰李長吉之流也又讀  
其賦曰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  
繼李虞以遠乎歐韓王董以明儀乎孔孟也蓋公生  
于盛時不習訓詁文而抱道大山長谷之間其精神  
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純一足以窮物其考覽博大  
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遠乎鬼神  
天地之化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人爲傳世之器  
無疑也予作言既而義法者往往家自摹刻以傳布  
于世富者怙貴以爲而貴者又怙勢以爲意將與十  
一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敵不知屈人而以彼雖  
欲不傳不得也必藉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  
矣嗚呼貴富者不足怙以傳而後知文之果足以傳  
世也又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予與鹿皮子同  
鄉湖之東而未獲識其人其子年持文集來且將其  
命曰序吾文者必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  
陳氏名樵字君采金華人居谷欄常衣鹿皮自號  
鹿皮子云

鹿皮子文集後編

子既為鹿皮子文序客有罵者曰鹿皮子老氏流也  
鹿皮子之言漆園氏之緒餘也其文空青水碧之文  
何尚乎子復與鹿皮子辯且為老子辯曰莊列中韓  
皆老氏出也而相去遠反何也在列遊於天中韓遊  
於人遊於天者過高故為虛無遊於人者過卑故為  
刑名二者胥失也蓋學老氏者期以大道治治民不  
以顯法亂亂世鹿皮子之道大易之道也鹿皮子之  
存心老氏之心也鹿皮子之望治義黃氏之治也鹿  
皮子有過人也不能使之致君於義黃而使之自致  
其身於無懷赫胥之域此當代君子責也於鹿皮子  
何病焉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嘗莫切於對證證莫切於對藥藥後其對千搜馬勃  
癩狗之寶能擅功於一時不然黃金水銀鍾乳琅玕  
說之砂礫伴之腦髓蛇之黃中無益其貴也餘姚醫  
學錄苗君仲通論著備急活人方會粹諸案所載祖  
父所傳江湖所聞及親所經驗者筆成一編世有奇  
疾醫經所不備醫流所不識獨得於神悟理會而著  
為奇中之方此其難也夫人不幸抱奇疾至於醫經





不備醫法不誠遂謂無藥可治使病者待期而盡不  
亦可悼也哉矣庸者亂投藥餌以探疾重不幸速其  
死是醫殺之也是書一出備醫經之未備識醫法之  
未識使天下不幸抱奇疾有對疾之沒對證之藥不  
重不幸為妄庸醫之所殺是不大可慮歟昔勳權不  
著方書其言曰醫者意也不可以書權蓋以意得  
者自秘非欲使之仁也君推其獨得如與天下後世  
共其用心廣救何如哉錢澹村而過後子序於是乎

春秋定是錄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  
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  
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亦不能  
不假於詞也越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  
十五六明日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果  
果矣子休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  
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  
傳者又必繇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果果者  
晦矣世之君子既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  
緣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以醫者也雖





列乎家數者不得於其師而得於其資也。然矣。雖然  
觀杜者不惟見其律而有見其騷者。馬不惟見其騷  
而有見其雅者。馬不惟見其騷與雅也。而有見其史  
者。馬此杜詩之全也。仲虞實近杜矣。尚於其全者求  
其備。云至正戊子九月丙辰會稽楊維禎序。

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皮吉甫。楊  
淡齋。盛時濟。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顧伯州。有  
如貫酸齋。馬昂父。其體裁各異。而官商相宣。皆可被  
於絃竹者也。海內繼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采者。

又音節諧音節者。必文采。文采之者。實非也。夫詞曲本  
古詩之流。所以樂府名。然則宜有風雅餘韻在焉。苟  
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術。談市諺之陋。而不見  
夫錦膩。爛腑之為。謔也。則亦何取於今之樂府。可被  
於絃竹者哉。四明周月湖文安公之八葉孫也。以詞  
家。剏韻播於今日之樂章。宜其於文采音節。兼濟而  
無遺恨也。間嘗令學子吳敏輯而成。較董香梅。豈不  
廉其多好事。又折編諸梓。以廣其傳也。不可無一言  
以引之。故為書其編首者如此。至正七年十一月朔  
序。

曾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之案按  
之傳左氏者有解叔管作鈔探八卷虞卿作鈔探九  
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  
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建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  
秘書見而存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  
左氏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  
左氏為聖門弟子又身為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  
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  
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為之統緒故止

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言者皆左氏之  
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雲間曾元博氏復按經以證  
傳索傳以合經為左氏敘事本末若干卷類之精訂  
之審以惠學者之觀賞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  
作傳為仲尼素臣杜預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  
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為左氏順臣乎忠臣乎蓋左氏  
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  
往駁過於評元博既序其本傳復能推衡其是非合  
乎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謂為丘明之忠臣  
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五言勉諸



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家其所嘗與進者往還唱和及襟賦之  
情悉錄諸梓編帙既成未予一言以引諸君子未吳  
見吳之大姓家交於人者往往市道耳聲色貨利耳  
不好聲色而好醇淡者寡矣矧好儒諫乎不好儒諫  
而好書數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為不朽之事乎仲  
瑛嗜好既異於彼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於予也  
某序曰某序以予予之所學也設猶曰某備以殊予  
之所止也予何備而得此哉蓋什瑛之慕義好賢將  
以示始於予示始於予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予者至

矣故其取友日益衆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中堂雅  
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某自予而次凡五十餘家  
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  
予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惡恩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  
家節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集之所次具其可  
觀者焉揜之者無論其人之青賤雅宿及老穉之異  
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藍梅之相濟也蓋必  
有得於雅集者矣抑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為人者焉  
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某以之其自著有玉山  
藏板玉山集詩卷之三至正九年夏五月十有二日

優風錄序

休儒奇偉之戲。出於古亡國之君春秋之世陵轢天  
諸侯後代辨析文義至傳聖人之言為大劇。蓋非誅  
絕之法。而太史公為滑稽者作傳。取其譁言。綴中則  
感世道者。實深矣。錢塘王暉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  
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珠璣。顯凡若干條。  
太史公之言。其有鑒于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諱之義。  
有五。始曰諱諱。終曰諷諱。且曰。不在者諷。在者諷。  
以諷之。効極容一言之中。而能達比下。不獲稱良臣者之  
所不及也。及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水而稅之。

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頌乎牽裾伏  
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諱絕。而優諱之功。豈可  
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剗腸。中漸高之飲醜。敬新磨之  
免戮。放令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  
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彌佞。解愁。其死也足  
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喟於此矣。  
故吾於暉之編為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為軒渠一粲  
之助。則如暉之感太史公之戲也。斯至正六年秋七  
月序。

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聖人載道於言  
未嘗不簡易者明自非下愚之極皆可得而白也故  
曰道若大路然老氏之道與吾聖人之道本無二也  
引以為異者才智者求之之過也於是有真無之論  
要非老氏本旨也金人林樞氏仲寬氏以吾聖人之  
學注老氏之書深諱儒者以虛無以絕戒禮樂以悖  
刻術數言老子而必欲証其道以同吾聖人蓋其識  
老之見有獨至而自信者篤矣觀其十一章首闢虛  
實之論與夫真無妙有之說下三章探析成生脫患  
之說二十二章極其至精於真實信驗三十七章以

天下之章相生相代為理之必至五十三章為備論  
脩齊治平之道八十章為歷敘至治之化以還淳返  
朴望於後聖之治於此見老氏之學非虛無之祖而  
老氏之道非機謀術數者之所為也坦乎其言實訓  
諸家之所未見也吾於是感無極翁之論無即老子  
有生於無之旨而惜魏湖諸子之疑於無者未見林  
樞氏之論也其高第弟子為四明董自損嘗受師旨  
為同歸論今所板行其師所註老氏經若干卷持其  
編來見于錢唐丐一乞以引首于頤是其說故為之  
序云至正六年冬閏十月望序



唐士弘文集序

予生晚不及識盛陵曹先生及朱錢塘范觀與劉志  
善書言劉允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  
氏之學為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于  
已異其為人恨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閭按其言議也  
未幾其子希顏以南陵遺書來則知先生抱有用之  
才不見於世而見者作此耳吁編簡零脫曾無幾矣  
計凡若干什之僅二十有九首皆津津焉善言世故  
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代之學者謬悠  
無造畔無滌險惟以為辭者之所可及也觀其翁彥

揚之謙讓則范史不無秋鴻予奪之切李庚伯之孝  
紀則窮人對亦不無忍薄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於  
理雖古之人懼焉况今之繆悠為學而蕪僇為文者  
邪先生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才其人利其道豈不  
媿當代君子乎予求先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不能  
其為愧蓋益甚矣孟子以誦其詩讀其書為尚友先  
生往矣猶幸其詩文有存者謹為之編次及正其脫  
漏而且志其尾以寄予尚友之心云

留養愚文集序

括之士以時文明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



徐景熹氏劉伯溫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者則有節  
忠堂公供樂聞公葉臺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  
通餘之則有不工者矣留君嘗養息乃萬石公之從  
孫也遇于姑蘇所次出鉅周一編視曰此廢之雜著  
也先生既知文章為容許而賜之以序首為予始讀  
其傳誌各一首客未假之夜張燈繼讀之庶銘詩賦  
樂詞些語凡若干首皆條毘法合各適其職明日又  
讀其時文所攻尚書義若干通又附敘我完不怨夫  
古史氏傳心之旨為之大異曰古學與時文不通能  
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聞括為山水州而留君所居  
山水尤勝山有曰龍曰鶴曰文曰錦曰九樓誄有曰  
好溪石有曰響石潭有曰神潭山川澗壑出為雨雲  
清明之英為日月之華小秀才草木而大秀于人留  
君其大秀者歟不然括士之不兼長者留君不克無  
也雖然學古而後文古也文之諧於古者必不諧於  
今韓子論時之文曰于大慚者人以為大好留君有  
志於今文為進取計則不可以不慚者為之矣以慚  
為之則於古者不能不悖矣留君將何處此留君曰  
容寧以古不慚者病於今世寧以不大慚於今者病  
於古也遂書為序

漁樵譜序

詩三百後一變為騷賦再變為曲引為歌謠極變為倚聲制辭而长短句平仄調出焉至於今樂府之靡雖以街巷齒舌之狹詩之變蓋於是乎極矣嘉禾素養老人過子雲間邸次出古錦樓一帙曰漁樵譜者凡若干闕雖出乎倚聲制辭而異乎今樂府之靡者也吾嘗求今辭於白石夢窓之後斥斥得寄聞父子馬道山天籟之風骨花間鏡上之情致殆無而有之蓋風骨過道則隳於文人詩情致過燥則論於詩官騷也其得體裁亦不易易詞鋒響於寄聞公下後者

今又得素養云夫譜之云者音調可錄為歌可被于絃歌者也詩三百篇無一不可被于絃歌吾不知亦先有譜後有聲邪抑先有聲後有辭也寄聞分譜於律聲依詠之殊其腔有可度不可度者則何如敢於素養乎質焉素養蠢然而嘆曰嘻吾忘律呂於漁樵歌乃中焉知所謂聲律詠律和聲許事哉雖然擊鞀之歌野人之雅也吾譜殆亦自當整雅手素養名抱素字子雲簡出吳越王有起進士第號竹垞翁家置為卷堂者其曾王文云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疑有百問也子家歲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季成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朴以其傳之不廣也持疑諸梓而做予為序是書也夫其首辭久矣不知為何人所著或以為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為何時人觀其說為問答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寔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令孟生勿秘所授而未及板行于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秘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實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已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慮

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實口耳之辨不可也學者於春秋為讀而未無疑疑而未求釋于小而遂觀是書又安知百問之下為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之廢傳也為益為病則固在乎其人焉

郭義仲詩集序

詩興聲文始而郭正本探情望世之辭無所迷問見於帝世而備於三百篇於楚辭騷漢樂歌三變於琴瑟五七言大變於聲律馴至宋唐季末而其辭極

矣君子於詩可以觀世也者類此古之詩人類有通  
故發諸詠歌其聲和以平其思深以長不幸為放臣  
逐子出婦寡妻之辭哀此感傷而變風變雅作矣後  
之詩人一有嬰拂或飢寒之迫疾病之楚一切無聊  
之窘則必大號疾呼呼其情而後止間有不然則其  
人必有大過人者而世罕與之能移者也予在錢唐  
聞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有曰古駢辭者曰古樂府  
者曰古琴操者然何易易自其法以米得為古風人  
之詩乎不也客有詰予於之學則曰有三百篇楚辭  
賦楚樂歌之情則必有三百篇楚辭賦楚樂歌之辭

生年過五十不敢出一語作宋學季宋語懼其非詩  
也此此自効而又以之刻人人且復刻我則又未嘗  
不悲今世之無詩也幸而合吾之論者斥斥四三人  
馬曰蜀郡虞公集永嘉李公光東陽陳公燦其人也  
竊繼其緒餘者亦斥斥得四三人馬曰天台項綱姑  
胥陳樞永嘉鄭東臯山郭其也其委歲失怙中年失  
子家貧而屢病宜其言之大號疾呼有不能自過者  
而于每見其所作則皆悠然有思濼然有旨興寄高  
遠而意趣深長讀之使人愉然自得且爽然自失而  
於君視目子之大義或神有發焉本嘗不嘆其天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有大過人者而不為人變之所移也子在婁江時吳  
持所作詩未編序今年學子啟奎又授其始奉祝中  
前讀於是乎書翼字義仲東郭生其自號也至正十  
一年冬十二月廿有二日

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被弦乎曰騷詩之末詩可以弦則騷其有  
不可乎或又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騷之  
下為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  
六朝而下皆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叮樂府曰今則樂  
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能辨於是者文墨之游乎上

以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  
使痴兒女如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則出於閔度  
或傳奇之變或者以為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叮關  
雅騷賦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  
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蝶非邪正豪俊鄙野  
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格虛勝李馮賈馬白皆一代  
詞伯而不能不著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  
正大不足傳者過年以來小紫俳輩類以今樂府自  
鳴往往流于街談市語之陋有漁獵歎乃之不如者  
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為何如也吳興沈子

厚氏通史善為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記予數年前  
客太湖上賦織龍引一童子厚連和予四章皆做織  
龍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異之今年予以海濱事住  
吳興者閱月子厚時持酒從與令樂府至至必命吳  
姓度腔引酒為吾壽論其格力有極盧滕李馮賈馬  
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篆俳筆街談市語之  
陋聞厚氏有傳子厚氏其無情吾不信也書己成快  
求一言以引重因為論次樂府之古今為沈氏今樂  
府序至正十三年夏四月十日曾稽楊維禎序

詩史宗要序

詩之教尚矣虞廷載歌君臣之適合五子有作兄弟  
之義彭閼靡首夫婦之匹小旻全父子之恩詩之教  
也遂散於鄉人采於國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心厚  
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寔在於是後世風變而騷變  
而選流雖迭而原尚根於是也魏晉而下其教幾熄  
矣宋詩者類求端敏於聲病之末而本諸三綱連之  
五音者墨索弗尋固史所賞又何采焉及李唐之盛  
士以詩命世者殆有數家尚有襲六代之故者老杜  
氏慨然起攬千載既墜之緒陳古韻今言詩者宗焉  
一代詩史下洗哇蠟上薄風雅使海內靡然汝知有

三百篇之旨議論杜氏之功者謂不在騷人之下噫  
此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之所  
從出則又殉木失本真六代之弊同予為太息者有  
年龍江渡生謁予錢塘次舍袖出子編目曰詩史宗  
要觀其篇什百君臣於朋友一振極於倫理表端分  
疎顯要正訛咸有宗趣炳然而日星列沛然而江漢  
注孝馬而領張洞焉而翰登千百五篇之大旨博而  
納之于一帙也其中忠君孝友之至情雅鳩鶴鶴之  
餘韻使習其讀者油然而有感哀年得此弗覺病懷  
遽然若能言吾之所欲言者從學小子孫足嘉量以

廣品諸作又何騷雅之弗近而聲詩之教不遠於古  
哉生重以序請遂書其卷首如此生名惟肖字起巖  
汝南人嘗從游於予與海內名士李公孝元張公天  
兩段公天祐為忘年詩友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日  
會稽楊維禎在錢塘之五柳園亭寫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而始衷後  
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棄也欲觀經之  
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矣然白  
也然考經者欲於寸管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

聞之嚴於其類編者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歿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嘗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每一事名爲始終而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蓋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宜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功之勤。併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爲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而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法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

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淵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而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然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生勉之哉。是爲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

有備氏誌

吳之氓有備氏。出於大家氏之筮計者。大家氏實日富而心口貪不已。強易人賄。微斂無藝。一二傳而後之人。禽色交荒。淫亂不遺。其家人與鄉黨州里之人。歸於大家氏者。咸歸有備。蓋有備氏者之私樹者實與大家氏絕。反大家氏以私量收而有備氏以公量





收大家氏以子本算而有福氏以子本棄大家氏積  
而不施而有福氏施而不積此人所由歸已而說併  
有大家氏之家吁子讀齊田氏之事田曰張齊曰哀  
而說移齊國者由齊日不仁而田日近仁也微其事  
於有福氏信已哉子既為此誌學子蔣元出問曰請  
書以示吳中富室子姓庶不仁者有所懲勸則先生  
之教廣矣

慶氏子庖丁誌并詩

子讀禮內則篇志及肉食之制志甚篤悉燒魚脫作  
撰膳主於乙醢餅餌之忌芥韭葷菜梅之宜靡不在

教吁此賤夫之事而先王志之以為大夫士家子女  
之訓何也蓋飲食之操然而飲食之禮則貴也以此  
奉賓客則賓客樂以之奉鬼神則鬼神享以之奉尊  
親則尊親安故著於教為婦功為人子孝敬然則庖  
人之職可以奉禮之賤而賤之耶慶氏子蔣義門之  
丁也其食未知邊古經方其食制合古庖人之度  
允其主饌於子得其利而適其味者必慶子之夫歸  
之稱取其善食而有實於養也其道不當如是耶抑  
子聞蒙莊子之論庖丁解牛之使而得養生之方此  
使之進於道者以慶氏子之精進不止其有不至耶



子既喜慶鼓力之伎藉又喜其人周密謹慎未嘗有過而慶又知慕大道君子故遠之以詩而誌之如此詩曰人皆飲食而鮮知味制既不如味曷歸貴於是禮篇亦誌庖使使進于道解牛十二惟慶氏子第藉其已能而力其本賢匪使味上養生之至

明遠說

今夫不明者猶之虛冥室之中雖有耳目不能見聞也及穿穴而漏陽光則恍然而觀況為之開戶發牖而見三光乎又况出室坐堂見事物乎又况登泰山履石封禪天錫若蓋江河若帶樓閣若鱗萃木若林八荒之遠無不在吾內者乎愈進而愈明愈明而愈遠此明遠說也

尚志說

子讓陳勝傅未嘗不嘆士非志不立勝以燕雀待傅信自待為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亦沈不誣吁勝又任耳矧不為勝者乎聖門弟子如顏淵曾點季路公西華聖人必以志發之諸子之志無大於顏子其善過天下而無所伐勞過天下而無所施若顏子者所謂大人君子之志非微孟子曰子尚志尚如尚服尚車之尚蓋善而主之之辭尚易也而志有大小清污



之不同不可不慎也。崑山吳子正氏名其燕處之齋曰尚志。介其友跋希顏來謁。言子謂子尚易也。敢問子志安在。子正曰中也。學於聖門者功有志在字跡之間也。勝何足道哉。子為之喟然曰子志不辭而已。惟是以往不為顏子。吾不信也。顏子未達陋巷之人耳。使連也。春秋之伊尹也。學顏子學志。顏子志伊尹不足為也。子正年方踰冠而好學不勸事承父以行其志未著而所尚已如此。其時秉志弗遷與學俱全。吾知其無能禦矣。

跋完者亮義傳卷

三

江陰州被官仁夫翁君持其州達魯花赤完亮君義讓事狀視子西湖之上。翰林直學士王師魯公已敘其端而又徵子言子求義讓之士於古而有當於仁不當者也。在周之初孤竹氏二子叔齊以父命辭國讓諸兄伯夷曰天倫也伯夷又讓曰父命也遂俱棄國而逃。吾聖人皆稱其賢者當於仁也。春秋時又有吳壽夢四子父兄之意俱屬於季子札。兄諸樊餘祭夷昧以次相傳至季札。札終于遜夫于或未許於春秋。至漢時有韋賢氏四子玄成以宗讓而世祿已而佯狂以辭其兄弘。君子又病其意之不誠者皆仁未



當也今完亮君伯仲之交讓也讓者非以媿而讓者非以譽也豈皆不當於仁乎書曰其弟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鞠子哀吾方悼世之天顯蝕於後世變而高至於尋干戈者不忍言也而况求其讓德哉 皇元積德俗運三代之美化實昔於麟趾之俗宜完亮君之行卓然有執乎流俗而太史氏之紀述可以追美乎求仁得仁之贊而矯性近名者有弗論也至正甲申八月初吉會稽樞密院書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

何謂日四十五日三月三十日世之夜分不負是一月之中恒得十五日也故曰四十五子觀古幽民男於宵索納女於宵紡績是幽男皆得月四十五日者也嗚豈唯幽哉宣王之旌春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向晨則王者勸亦繼媿於夜也豈惟宣王哉姬公大聖屢於忠則曰坐以待旦孔父至聖勤於學則曰吾嘗終夜不寢是古之聖賢未嘗不兢矚於四十五日也錢塘諸生有以年過冠室而有失時之嘆而不知力夫補日之功故為作四十五日約以策其力而程其功日讀某經若干卷寫某書若干板夜



讀某史若干卷評其史若干件若某文若干道弼堂  
講文義若干件遵要東而有餘力者有慶遠要來而  
力弗及者有諫云

梅深說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淺深曰玉雪為骨冰為魂耿  
耿獨與參黃昏遙知雪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  
一客曰若瓦籠暗烟霧繞窈窕之仙千標何處清月  
苦無人見沈聲自越霜鐘曉一客曰洞中室照  
雪羨銀燭直從九地成陽游知何從丈人曰初得吾  
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復乎上虞徐生以梅

深自號且徵記於予遂書此以遺其得梅之淺深次  
第如三客者惟生自識之子梅遠清客揚雄禎也

跋包希魯死關賦

大耳氏以長生為出世訣黃面氏又以不生不死為  
要訣以吾人言之黃面氏亦未究也互盧子以活死  
人自目求證之言于予予以大塊亦有死數數既死  
而有復不死者是死生母也數死以彭母不死以不  
形之形遂為互盧子氏志而銘互盧子斃馬持往大  
江之西問青城老人老人以予言為建且駮予文之  
善出生入死出死入生也不意互盧子之郡人有申

公者為互盧子賦死間能言吾氏之所同言互盧子  
得此兩文足以後天不老與大媿之母為友矣下視  
人間寃靈蚊蚋尚足與語生哉哉互盧子其慎諸無  
多出也申公者即包希魯氏也其書有白經五千言  
藏於逍遙之山云至正戊子冬十月廿有五日鐵心  
道人書于無盡春之齋

跋楊妃病齒圖

玉環軀屏為仙生而痛未甚也三郎為環而痛痛則  
甚矣使移是痛以痛天下之痛烏有天寶之亂青驛  
之狩邪予觀錢選所圖不痛環之痛而痛三郎之痛  
也歟噫

余子王小像贊

滑稽玩世如東方朔而不羨金馬之居安樂行窩如  
邵堯夫而不著經世之書小夫賤隸不能忤是其度  
之汪若王公大人不能誣又其守之吳如古之市帶  
今之里閭與華草為寒暄與雲月為盈虛其讀父之  
易孟嘉前之元有而傳世之詩豈剛後之可無者乎

孫元實小像贊

心若小而志則充貌若枯而神甚王以為得隱邪則  
既成馬而憂人為入官邪則又漫罵而浪騎欵段類



馬少游抱無絃鍾陶元亮留詩卷於人間似竹溪之  
逸著方書於林下以蒨山之相自其窮而觀之固可  
薰善良於晉鄙之間反其見諸達也獨不可譯道德  
於細旂之上也

坦然子小像贊

以汝為西宗憑夫耶其目炯然其心然以汝為此  
山適客耶其心坦然其氣浩然其志然之卷然服野  
服之翩然結俠客而青萍在收其書而黃金摘飢飯  
胡麻之粒醉巢雲松之醜吹老崖之鐵笛歌長丘之  
首天不知者以為人間之癡漢其知之者以為地上  
之行仙也歟

二賦識

大佞似信大黠似愚行之似忠居之似虛黥黥徐徐  
默受俯趨刺之而不得即之而彌汚古之所謂應賊  
今之所謂哲夫小讓售大貪小惠受大奸曲達苟合  
藩角俱同則孰可孰否尖梯兩端機法租令出史  
而此盜於不刃不戢古之所謂吏賊今之所謂能官

秋穉小像贊

衣紫霞象冠芙蓉冠心遊萬物之祖身列群仙之班  
其出世者觀之則將輕玉虬鞭青鸞以乘猶乎大還

其在世者觀之則固可以躡禹步說胡經以造乎人間也耶

題呂敬夫詩藁

蘇文邑凡六大率風浮俗淖大家高氣勢交關賁人  
視文藝言在甚獨崑山多才子魁出者往往稱呂素  
末曰子英呂曰敬夫也兩人為詩風流傳末稱一代  
之選子固未能優劣之子詩喜體古辭似于美多為  
手和之敬夫又必爭為於右自上京以至宮闈江南  
誰弄凡若干首敬夫善作黃庭小楷結寫成甚微予  
評且曰予詩非先生弗能知非能知能評者寡矣知

而能評評而引說於其首舍先生誰屬哉子曰樂詩  
有情有聲有象有趣有法有體而解之提唱武士之  
叫呼文墨生之議論不在有焉詩子每評詩不有其  
有而有其不當有者皆非詩也姑以體商之又草野  
烟蘿遼塞臺閣之不無異也諱詩以他律為易地則  
不能已予觀敬夫詩未必不為朝廷侍從才也又果  
可以他律哉雖然吾於敬夫不無感者己代有蘭臺  
芸閣之居而其言獲野俾誦敬夫之言其不泯靈在  
頽者敬夫可以予說出之矣至正七年三月三日



元卿名子頌，都國族也。泰定四年，阿察赤榜賜進士出身，授京官二十年。官至江浙省宣政院判其為人有氣節，在官以廉直稱。遇事善持論，載人倚為平。拜平糶書舍所為文博極經史，諸子百家古詩人騷選樂府樂行出語務追古人。至正壬辰，紅巾寇江南，元卿官歲滿以本省檄以徽總制浙之三關，理戎職嚴嚴有風采，斬徽賊有蕪草間者，必游檄得，得必割珍得，無有於邑安集。已遠，民倚之為藩衛，歸之如父母。闕三年，忽以謗去官。過枕死，不無疾，病風竟不能出一語卒。卒于台某所，喻月其子武同與其門吏

某始計于草葬台某山，檄墓銘于與元卿同年也不得辭。銘曰：千夫操柳，垂至授機。一語所畏，無翼而飛。卒至於奔而病，病而喑，喑而死也。吾於元卿，予何悲。

歐陽若珩墓銘

若諱公瑾，字若珩，其出世廬陵。宋文忠公脩翰，株承旨玄功從弟也。祖某，封某官。父某，不仕。君自幼警穎，女通經術，秀及書數律曆兵刑之法，試藝于有司，不售。憲府才其人，舉為司書，不數年，擢行中書勞滿。都事浙東帥府在掾時，執政者多任已，喜起不以民害利為事。君抱卷執議，未嘗少阿法當，而人利者必累。



請必行後已不當矣雖受怒罵必格奉有他擇不違  
行止者必行止於君其在紳懷建學以伏海寇當以  
長仗又算不宜談小計現小利以為功又某官倚文  
章往喻寇君力言不可辱已而平然嘗建平海策若  
于言主帥者不能用請解職歸養太夫人不可贊成  
疾未幾以太夫人憂去職純喪如禮法制閩行泮泚  
中得疾反家歸卒于枕君娶閩王氏宣文檢討銘慶  
女弟也子三人長太平次某女四人皆妻名士臨終  
謂其子曰吾結貴交多市道惟會稽楊某為吾道且  
為古文名東南汝往請銘平服練來乞以遺命汝而  
請銘曰在家溫溫在官墳墳墳墳有汝溫溫有文家  
為孝子官為韓臣餘曰必了不了嫁婚幸終其親其  
又何索

馮履謙墓銘

至正丙中秋予以建德學官通富陽城友馮願家願  
伯仲氏曰升與豫皆相次去世豫之子宣棄墓前拜  
曰宣不孝先子以早年歿外婦且六年未克葬今年  
冬某月日將拊吉覘祖墓次辛先生哀而賜之銘庶  
先子不悼不百齡不孝孤不無蓋覆予與願為昆弟  
交十三年嘗銘其伯考又寺丞公考仁山公伯氏升



今又銘孫尚忍投筆耶君名豫字履謙宋承信郎會  
嘉興府嚴事從周孫集英殿脩撰驥從子承信君生  
三子長家珉次華次觀華以孝義式鄉里外中書以  
義士旌其門義士生三子曰升曰順曰晉觀生二子  
一即君次仁君於伯仲居四垂喪父義士公撫之如  
己子君友弟長氏不翅同母出一門數百指悃悃恂  
恂內外無間言義士父姐生日以挽君以里之困乏  
者勸分接劉子曰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  
得其力利出者祿反然往者禍入公是其言又嘗謂  
人能群者以分能分者以禮義士公遊歲時月旦相

其長氏必講合族繼食之禮惟恐不及君為人高尤  
剛直讀書務遵大義與人友高氣節痛違高集之交  
狀貌魁梧美鬚髯達官要人皆折鈔位友之曰君固  
我朝人也薦之仕則辭曰吾剛不能售以曠吾直不  
能售以回薦者謝而止髮李氏宋南劍知府桂孫女  
一子宣也君懶懶戒曰春地民材勞也沃地民不材  
也汝母特駑吾勞使吾有沃地懼也宣力學訖為  
名士君生于大德己酉八月八日以暑疾卒于杭三  
正九年五月十三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銘曰不厲而  
剛剛不墜不搖而直直不賜小夫匍匐等禽犢豈然



我信無不足天路中止匪不祿奇言特議聞者服翊  
曰有子子式救長較避行績前蹟

高節先生墓銘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以高名著史州掛富春  
在姓以漢明中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州掛富春  
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生茂茂  
生隆隆生牟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中家傳  
格為先生曾王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  
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竟舉科從學鄉先生漢英賢  
公賈公得於後齊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

受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  
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姪無聞  
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  
桐水相為岿波士莫必以仕而貴哉某不敏願為嚴  
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粟糧自既越來者  
宋相文山氏容謝師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  
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  
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沙灶一會取悅而有信翺卒  
無子與社中友買地墓南葬之築許劭亭憲使盧公  
挈高其義為之書嘗遊錢塘借石塘胡公山村伏公



過孤山斷林處士岳野王墓卒有勳於中告二人曰  
甚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辨  
氣絕者數四治喪祭一月未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衣  
經不見賓客有白燕築墳木 母憂處母卒哀毀成  
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練衣恸踰他所居室堂  
名以高遠取邵守正必記約臺書院語至頓首水冬  
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大奉  
相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怠吾死何怨乎疇西田  
吾已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  
始克葬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直  
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龔黃氏宋榜眼進  
士黃蛟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予以建德理  
官過釣臺淵從予謁祖祠遂登雙臺訪于陵釣迹因  
酌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予為奇士立阡表  
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來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  
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  
銘曰於古風飄乎胡可追十有百溪一畫厥岐不替  
厥馳矐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雖高有基雖高有  
基維遠有遺



右諱橋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初監  
合管守時因家焉至六世孫為樞密宗之宗之子三  
一居義海曰二府君承節郎大父淹翔宋鄉貢士父  
元慶隱居不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尹力機敏不習群  
兒弄長平姿悍特諳書帳子大義開禁育館歲慘海  
內名師儒教子弟及甲中兒君性端直平坐無二言  
與人交始終見東於義利曲直必展其機鄰里有爭  
者不直有司直於君得一言則解去歲饑周人之急  
惟恐弗及稱貸者父則焚券與之創世濟橋義溪上  
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餼獨於行者不勅橋西古

松蘿萬壑築亭名澤淨又構屋屋曰松蘿賢士夫往  
來必趁致其中鵲詠嘆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馬公薛  
超吾通經綱履聞君枉道過門以履士禮禮之邑侯周  
古達郡等皆嘗問政於君君必以利害中民竄者鑿  
鑿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同壽曰兄者病  
無官情弟齒壯學裕必稱名仕版圖先其先同壽固  
自奮壯觀得餘丁校官君娶朱氏女小教授某女也  
子三曰鶴先卒次繁次朱孫男四曰德光德德德祥  
德瑞君生於大德庚子五月十三日沒于至正癸巳  
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歲三年十一月六日寔

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擊謁于理官。次  
再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言。然孝友行於  
家。任鮮行於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朽。非先  
子不幸。擊不孝已。擊辱為先生徒。先生賜之銘。按  
其容。鄉貢進士魏均。狀為之誌。而銘曰。桐之岡。糾糾  
桐之瀨。秋秋孝原。一培水山。相終是為。我漢魏廢士  
之丘。

郊語詩卷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為也。詩本情性。有性  
且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  
雜。下而言之。在詩情變。陶詩情曠。李詩情逸。杜詩情  
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怨詩不可學。詩之  
所出者。不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  
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  
出於匹夫匹婦之口。而豈為盡知學乎。曰。匹夫匹婦  
無學也。而游於先王之澤者。學一至也。發於言辭。止  
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子之。同歸於聖人者。  
非無本也。我元之詩。虞為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  
者。譽出而未止。吾求之於東南。永嘉李孝先。錢唐張  
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皆蓋亦有本者也。



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邦莫而吳興得  
鄭韶也韶詩清麗而溫重無窮越陰苦之態蓋其敏  
力於學聖人諸子氏之書無不畢究者亦且二十餘  
年矣韶年尚盛而學未止探其本之所出極其行之  
所詣蓋得騷之情則騷之律得雅之指則雅之聲矣  
又豈在元詩一人之數哉迨遊學溪下碩華而立乎韶  
歟之而已其詩成帙者若干卷

崑山郡志序

崑山州樞才抱其先人復解公所著州志凡二十二  
卷因其父素華謁予敘略曰先君嘗以州之志惟多

散漫疎漏更而新之積勞於是者蓋十餘年而獲成  
此編今州監李躍帖木爾得壽諸梓吾子與才系同  
出浦城文公十世後幸惠一言引諸君予謂金匱之  
編一國之史也圖經一郡之史也士不出戶而知天  
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蠻貊之外類由國史  
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其人民城社田租土貢風俗  
異同戶口多少之爰由前史之信也則揀志筆者  
非有太史氏之才孰得收於斯乎吾輩人吳稿見公  
所著宋朝善龜之錄凡若干卷今之怕史者購之而  
未得也又有帝王圖辨素王通史姓氏通辨行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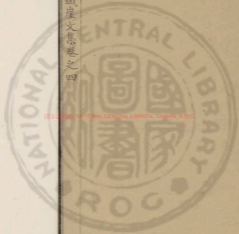


吁公之博學有文才可占矣宜其成是書也立凡創  
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蕪與前邑志不可同日而  
較工拙也且吾聞冀山自縣陞州戶版與地利日增  
租賦甲天下郡縣市賈之舶萃焉曹之禮是馬廩  
田水道之利害在焉忠臣烈女代不乏絕鴻生碩士  
爭為長雄不有史才者出任筆削何以為是州之信  
史哉吁是書之得記者今年矣抑予又聞公所著著  
龜為採書使者賤為去之賞齋罔及焉此才之不平  
而公九臬之憾也故併序及之公諱總字履祥自號  
東溪老人云至正三年春正月十日秦定李輔榜進

士會稽楊維禎序



鐵崖文集卷之四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 S. GOVERNMEN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WHAM P.O. D.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鐵崖文集卷之五

三且說

或問孔子曰回何如人曰仁人也丘弗如賜何如人  
曰辯人也丘弗如由何如人曰勇人也丘弗如或曰  
夫子弗如三子而三子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  
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  
為也蓋能仁弗能忍仁者泛矣能辯且能訥辯者誕  
矣能勇弗能怯勇者亂矣惟仁能忍有弗仁仁無不  
息矣辯能訥有弗辯辯無不中矣勇能怯有弗勇勇  
無不勝矣此孔子所以上下誰辯能勇也而兵乎三





子者之能仁也。心未能仁于無仁能辨也。而未能辨  
手無辨能勇也。而未辨勇乎無勇也。三子之能吾將  
無友之。又以易夫子之道而未得者。重學孔子也。故  
名其齋曰三且云。

思親微識

孝子一也。而有幸不幸焉。魯宗晨者。出告反而自被  
抱至老。不違其親。養者孝子之幸也。生于親。而有不  
識其親。并失其親。所託處之。處與所託食之。區如今  
周君用發者。亦可謂孝子之不幸也。周君  
四歲而繼父。父殉于外家。保母及長而思之。田廬

以為歸。則皆併於強宗。與君卒。惟思其親。復有其田  
廬。而君之為孝子。乃得養著于當代。而為名公鉅士  
之所歌詠。至于五六十。年而猶未絕。雖曰不幸。其亦  
有幸焉者存已。則君尚何悼也哉。然孝子思親。去之  
五六十。年而遠。遑焉。常如弗及。則孝子之大也。嗚呼  
人有奉其親於朝夕。戴親之履。食親之田。而忘其安  
健之自。及其黨乎。無良游。微以喜。一身以違其親。或  
致其親無聚廬。仰食之地。吁。君而人者。是亦人之子  
也。尚可以言人類於周君之前也。夫周君思親。有闕  
宜其際。傳於人人。而子又為之。實鮮不為過也。會稽

楊維禎謹書于吳柳二太史志後

跋月鼎真師符券

右月鼎真師手授大雷使者符券一通蓋授之爛柯山傳法師而法師又授之神霄野之胡道士者也通玄既自識卷尾將藏諸名山而又微予言予謂古之至人以道御氣以氣役物誠能暢伎四時盜弄造化秦木植而作雨胡桃孽而鳴雷其竄竄魁魁之說見此飛鼠之符持其攝者千百世復有傳述玄之傳者其可知符券之神為神而不知神者之神以為神也哉

衆生楊喬銘卷序

古者衣制充裘必有楊楊以抑裘之毒而尤見乎美者也裘而無楊與反水狐白者等大羊之裘不楊以其無文也則楊主與文飾之事故曰君在則楊謂施於君所也吳門衆生某翰晦于一室而以楊名喬母乃不類傲蓋有志於事君之文者矣雖然楊非徒表文也表敬也敬有二父也君也而其一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父母之所不楊臣於君以文為敬故君之所楊某父母俱早亡質之所為敬者痛無所於施而文以為敬折移之於君焉耳抑又聞楊必象裘之象

狐白則楊以錦之素來狐青則楊以緇之玄喻諸內  
也。有大人之文則大人文楊之有細人之文則細人  
文楊之由中達外各以象比不可誣也。然則楊之者  
其又由外以卜內之微歟。若母輕其楊也。銘曰錦  
而網非文之屏惟網而後文蓋炳衮而襦非文之的  
惟楊而後文彌楮惟的曰二惟楮曰章惟楊齊氏教  
之勿忘。

題石伯玉萬戶乃祖鳳蕩詩

右題鳳蕩山古詩一首蓋松江石公宣慰官招討時  
領兵溫州之所作也。寺僧以碧紗籠之是其詩已足

以感動乎異教後值寇作焚劫寺觀而能仁獨以詩  
獲免。是其詩又足以感動乎兇暴。去之五十年詩壞  
于火而寺之禪窟尚能傳誦之。又去之二十年其曾  
孫安素不花侯因使事經其所而得繕錄之。是人其  
詩之不可成沒傳之他人而歸之于孫也。於乎一詩  
小伎也。而所係若此。豈偶然哉。佛稱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而有文事如石公者乎。曹瞞撰樂賦詩徒文  
其篡賊之雄。而豈若石公之作。所謂三軍息譟不驚  
龍眠者。見其用律之嚴。持心之仁。雖浮屠之宮亦被  
塔如故。其澤及乎吾氓者可知矣。詩曰。其文德洽。

此四國拓討公以之。又曰。毋念爾祖。聿休厥德。安住  
以之。

冰壑志

延陵李某。死昭氏。以冰壑自號。而兆於本既為書  
之額。於讀書之齋。又馳書命。稽楊鍾。願求其所為文。  
以誌夫極。天下之清。而本冰也。極天下之所受。而  
不以滿量者。壑也。有受量。無清寒。以一壑之則。下而  
沫流。而汗汗。而為天下。真清。善。所以。之所以。為天  
下貴也。杜少陵詩曰。烟如一。既清。冰出。萬壑。置在。迎  
風含露之玉壺。此美寶氏子質之清。而貴。然冰之置  
壑。非貴。而僅寶斯須之玩。固本不。亦無窮。用無  
竭。王政。藏焉。啓焉。以助變理。否則。王來。無寒。壑。略於  
本。春秋書之。以為。周室。病。嗚呼。冰壑之有。無係於時。  
政。功。豈微者。哉。辨子。聞靈。鼠在北。壑。食。夜。飲。味。奇。毛  
之長。過。百。尺。又。靈。富。在。東。嶽。食。冰。霜。雪。覆。之。成。菌。色  
五彩。俱。難。為。者。寶。諸。天。府。裁。為。領。中。清。寒。之。效。使。蔬  
菜。無。交。汚。列。李。昭。之。鍾。靈。於。五。色。奇。百。尺。之。大。而  
出。於。冰。壑。者。乎。李。昭。時。有。政。於。位。矣。其。出。壑。之。奇。之  
長。真。天。府。而。本。被。皇。獸。為。可。也。多。徒。置。迎。風。含。露。之  
壑。以。寶。斯。須。之。玩。效。不。就。於。一。尺。一。壑。而。已。也。



吳達父養心齋說

子寒漱之明日吳興錢德敏携一客未見雖然儒者也問姓名則曰城南吳達父也達父自幼從治易師許恕氏遊長而益有志於切己之學故自命其齋修之室曰養心乞先生一言為座右箴予讀周子養心亭記其論養心莫善於寡慾必自寡而至於無足以發盡予奉盡之餘吉蓋寡慾者君子所能無慾者非聖人不能也周子之慾自寡至於無則賢希聖之學而心之養道有餘裕矣吁人皆同此心也而理欲異焉欲淨而理明則天君泰然萬物擾吾前者無不悅

茂而愛令故其心脾其氣充其神究以清此君子養心之至也雖然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心之未發之謂蒙於未發之蒙而能養之以正所以為作聖之功蒙發而後養則難為功矣達父學易者也有志於周子希聖之學其可不知有養正之功乎達父尚以予言質其師如心君云

太平醉氏說

上古之民汗櫛而杯飲未嘗賦醉焉知麴蘖必有醉人者故惡之至典午氏賢者日衰間有則為世所不容於是有沉冥之託麴蘖之逃是世太平則有醒民



否則始有為醉民者雲間王所當太平之世自號醉  
民則何歟蓋又有說矣在俗獨醒於衆人皆醉之際  
原之不幸不過太平時也厚稱醉民於民為醒民之  
時厚之幸遇太平世也豈若典午氏之賢沉寔之託  
趨蒙之逃乎噫人見不飲則曰醒民痛飲則曰醉民  
彼豈知夫醒之所以醒醉之所以醉哉然則厚之所  
以稱太平醉民者又豈衆人之所不能飲乎彼一飲一  
石一醉十日者又曷足為厚道乎厚長跪起謝曰世  
之識于醉者寡矣識于醉者先生之言哉

陳生文則字說

子道於宮陳德昭氏歸所其李于其父之命未請  
曰父生某強而名之曰憲李憲已字已而有師友以  
字也敢請于先生予以憲之義為文章法則既字之  
曰文則憲又再拜請說馬夫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  
非所謂文乎是文也可以立則於一身由身而推可  
以貽則於天下後世此其所以為文之所在故文之  
為文非特文藝誦習之文也凡動靜威儀語言政事  
皆是也周旋而中規折旋而中矩何莫非文之則也  
歟存乎中者處乎外處乎外者傷乎中非君子有一  
定之則乎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銘德又文之本也故有是則也生天質妙良後加之  
以君子之學事之為文者贊於中聚於外本可  
量也其喜而學也貴文之則以成其才

倪用宣字說

吳興倪生用宣父既名之曰璩而字則屢更而未定  
也一字曰孟輝一字曰仲宣生皆以為未盡又請字  
於予予曰魏王粲之字曰仲宣宣者聚之用也生之  
璩玉之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有其文而後有其用也  
宣字曰用宣按說文宣從四風四聲所以宣陰陽也  
然則陰陽并宣亦不似妙夫一動一靜之用而況於

人乎書曰日宣三德威夜俊明有寒詩曰王命召虎  
來自來宣書言宣之本詩言宣之用生既以門廢受  
者撤將有為政之日矣使無三德之日宣則何以受  
王命盡向宣之職乎德之日宣者玉之有其璩也王  
命之向宣者璩之有其用也生以予言勉之字之曰  
用宣宣哉

東白說

淞青龍任氏吳之著姓也有月山先生者歷官中朝  
至鄰水少監其子于文文歸秘書監秘府即遷考城  
令孫曰暉者蓋喜文史善賦詩阮去乞近雖健有法



度子甚喜之詩家成快讀曰來白集子在瓊漢時嘗以詩來招予抵其家乃獲與之校讐詩章者累日續別請東白試而未及與之今年春既望客錢唐復介其友韓生奕來申其請予惟世以西白名者取西之義為金為白也東白之說未著焉憶予曩遊天台嘗登鴈峰宿望海亭夜觀火鳥浴海下視九州若谷成大地俱黑獨心府之靈內省目之所見皆似列幕布森然若畫白既而天籟三呼秋祭日升神光煥發如金龍千丈飛起三神之來一方草木無聲可數巖壑如髮不隱東白之說恰此時見之而世之人獲見之者

蓋寡矣是白也非他白也儼然之白累矣而不能減于物月之白明矣而不似懸乎瀾東之白也大明由是而升中天燦爛靡一切不在衣袂昭回之下其白也可量哉今生年壯而不常盡有志乎功名者青冥萬里方自姦始來白之一号室能以抗西白者之云心之嚮明身之嚮顯固也所託居生高以下言勉之哉

吳元臣字說

信都吳公子其季父為相嘉阮議革平章榮祿公命子以錫而字之曰元臣其所託高元臣氏嘗為之說





而又以其言為未盡復微子也子謂命有三錫禮有  
九錫皆其君之恩數及乎其臣者也其臣非與元臣  
之才德何以當是元之為言喜北大也臣德非惡何  
以稱大臣德之善必如高辛氏之才子稱為八元其  
可也公子以元臣期望於父兄而不則公子之幸於  
師以承錫乎其君者其可自苟也此可不以八才子  
之稱元者自律乎抑于開唐大邑之微之論臣道有  
二曰良臣曰忠良臣禮契臯陶者是也忠臣龍逢  
比干是也證之願願為契臯陶不願為龍逢比干  
後論女一頁首年而伯六與一十也不解必歷

事九朝為國元老澤及天下而羣手後世此今之契  
契臯陶也公子之生在昭代其出而任也遇明天  
于在上法克舜以為君也公子以八元子之才德展  
諸臣道謂不得為契臯陶以遂讓之幸願以復榮  
祿公之盛德大業者吾不信也已公子折節苦學遠  
貫經史及國家典故今北上且赴三公府屬祿之辟  
起身侍經筵即燕見天子為元臣階矣吳興之士與  
游者咸為擊詩以饒推子為序引邊書此說于卷首  
至正癸巳四月辛丑會稽楊維禎書

吳興呂生坦字安道又自命其讀書之室曰素履而  
請說於予予謂素履非簡淡寡欲庶辭以樂道者不  
能易之履曰素履往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君子  
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爾苟樂道之志  
與利達之心同塗而乘載則不能履其素矣吾客吳  
興生挾河提吾游聽其言無巧辯答其行無誣朋比  
彼里閭以孝聞朋友以信著可以為其素行者矣萬  
石君不言而躬德元祐秀質厚而少飾錫此古人士  
履之實也觀人不於其素履而於其外文未有不失  
者也六三之象曰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士之素履  
不足其行也不速何以異於跛哉非直跛也且踳蹠  
尾而有踵人之凶可不懼哉君子履之為卦物畜  
而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君子履之象辨上下使各  
當其分而在下者無有多上人者此民志之所以定  
天下之所以一也今民有盜賊長吏以為恃者天下之  
為騷然生履素而學優特有祿位於時矣願如其定  
民志者如之何其可也

夢蘭幻仙像讚

幻仙名樓翼字致用會稽人也宋韓魏公之十世孫  
大父悅父松之皆以行義文學稱當代儒宗某學世



其學攻古文章著文獻世考有仕才不苟于仕當路  
為碑例不應退而種松秦鶴築室為讀易所與一二  
高德遊方之外自號夢鶴幻仙其言以為人不可以  
忘出也故考之以文獻又獻不可以無證也故通之  
以博非博非不可無傳也故托之以文章文章未可  
適通也吾將宗乎玄托玄托未可玩世也吾將遊乎  
神仙神仙未可安終也吾寔之以夢幻無耶有耶物  
萬有於一無幻也真耶神一真於百幻幻仙至是其  
事備矣其道至矣吾於初俸其才既獲高其神仙夫  
寔寔劫史氏為著夢鶴傳淮海張遜又為作幻像夏  
侯氏讚方朔自是小傳今又效之作辭一通以足傳  
之未足者云讚曰冲漢無朕中有物居妙合而凝曰  
天人接嗟嗟幻仙列仙之儒讀焉後天究心秦初河  
洛七緯太乙九宮研蒲風鞭寔恆乎有餘嘉觀美康  
徒耽耽組紉朝以鶴飲夕以夢俱全體具見心與道  
如言象孔照神與道朕神兮無迹寔寔寔寔道兮無  
體朕形朕朕我說不容至矣妙乎

汗杯子志

古魯使方給侍告歸息自便軒成閣勿抽屜客有扣  
門作鶯鶯聲甚切為誰曰汗杯子心自語曰今夫



飲食始已。若干萬春秋。焉得有萬天氏人哉。非佻人則盡人爾矣。爾入其人。今人之冠蓋也。今人之服食也。今人之語言文字也。因詰曰。若能因酒星乎。曰亡也。若能焚辭日乎。曰亡也。若能推金雷。穿玉椀。破兒觥乎。曰亡也。亡則曰汗杯也。何居。曰我非萬天氏人也。本今人之衣食。今人之食。而行古人之道。則謂今有汗杯子焉可也。又詰曰。飲始未有泔醜。况有飲器乎。人文一聞飲也不能不泔。又不能不首。不升以奉之。此勢之不能自己也。今欲反於汗杯。勢可乎。曰勢世也。道就之制也。勢亡則制盡而不知。極天下將有

爭於一之世。吾未嘗其止也。故道不友汗杯。勞不止敗亡也。古魯使偉其言。又聞其進果。可律於今耶。守符不首於封建之日。庸胡不售於并訟之秋。時遷事變也。汗杯又果可以行於酌醕酌飲之時乎。汗杯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使民探枝乎。野鹿乎。窟詎知有禍首為噍人乎。亂階為俄狄乎。古魯使因引觥。賀之曰。今之沉醕。醜醜烈音火者。自殺已弗暇。而半升之器。揮而為缺。具一斗之鏤。坡以為熱。器行于之道。則凡既於是者。可以免已。夫汗杯子曰。唯古魯使於是。推至父乎。神子元子之杯。酌以伊者。氏之天酒。



而為之狀曰汀吾擗号匪玉匪金杯吾飲吾匪酌匪  
斟哀今之人号太古氏之心污杯于亦辱哉故曰汀  
吾擗号匪富與斗杯吾飲号匪授與受噫今之人号  
太古氏之術

三尸氏錄

三尸氏長曰眉次曰壻曰居其出大彭嶽鍾之樓三  
尸皆富泉貨人以蠶去竹曰錢虫錢虫多為人所  
仇尸之長亦稱仇人庚申日走鄭都崇者狀人過德  
以樹成福崇者信之賜以赤情請性來五文馬為崇  
先驅真錫之號曰如姑尸自悔曰吾清白人不進善

於請都帝所而說人過於崇且得血姑說不祥遂料

免求自新於天曰法師法師說尸跡跡不滿遂入

其罪尸六神墻居論素市三尸死三日法卒亦

暴死已而復還曰尸訴我于閣邊主帝主帝以我為

承殺非主殺得不死尸且大訴法師于帝曰我說人

為崇悔而來自新律自新悔畢且佗有同自新者凡

若干人若干人俱悔而法師獨以千跡不滿加極刑

是法師以貨乾沒釀制人是非以亂上天之聽乃天

下大尸重耳何法師之極哉帝不答而縱其殺亡罪

又何以司天合生死人寸未幾法師踏於位永錮死



楊子曰殺特而出亦特而反天道也尸者民悅既  
柔新卒亦濟而執法者人以極刑且反其舉與族  
不適當甚乎宜天殺特者

關寶氏議

或問關寶氏族某官令招甲而得其當乎楊子曰古  
者大人無私甲有事則授之於廟春秋時鄭授於大  
官魯授於大廟楚授於子馬也禮記未聞授於家授  
於家則庶人枋國矣關寶氏之招甲出於義尚不可  
而况不義乎假某相府令以文其私以營其實不義  
其德誅也當哉若其徒者出於銀紙一日之選以苟  
其食以贖死則有當原者蓋以付刀鋸則不當夫因  
之死者三百人時主議者刑部斬古氏明年其人尸  
陳于海宿云

書萬魯公辦事卷

一人賞罰不能勝天下人之賞罰何也當與不當不  
分耳以天下人之賞罰為一人之賞罰則當矣湖南  
郡守萬魯公以言者中傷上官信而黜之既而事白  
免出繼又以言者受某罪然言者以為罪而天下人  
不以為罪也則罰者一人之罰非天下人之罰也罰  
非天下人則一人之罰不能勝天下人之賞矣是說

也。吾欲告諸司賞罰者而龍沈氏以公之辯事卷末  
故書諸卷而歸。

我我說

認萬物為渠者有我之見也。忘一己為予者無我之  
見也。有我者因非而無我者亦不是也。故有我為楊  
氏無我為墨氏。今有人焉曰高子昭氏未嘗有我亦  
未嘗無我。超無獨有見於楊墨之上。自呼曰我我也。  
釋之者曰：「我不我之我為我我之主。下我有我之  
我為我我之所有。問我之我我我曰我。得於我我之  
自得於父父之自得於祖祖之又自得於祖祖之祖。」

逝其祖。種於天地之初。生則我之我。與天地俱生者  
久矣。豈今日之我。或七十年。八九十年。為今之我哉。  
然則越十二萬齡。天地死。我復何去。又越十二萬齡。  
天地生。我復何來。能是者。是為我我之彼也。不則沒  
世於楊墨氏之辨圖也。

跋虞先生別先上人說

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惟情為之累也。邵菴虞先。宅與  
其鄉僧先。居吳二百日。而別。其言為無情有情之辨。  
至此合散於雲之不自知也。蓋其悠然而合也。若有  
情而未始有情。其忽然而散也。若無情而未始無情。

此至人無相之心也。物我之兩安於無所為也。故自其  
未始無情者觀之。是主人好竹必徑造已。自其未始  
有情者觀之。是清溪之遠不交一言而去也。既有情  
無情辯也。光祚歸匡廬。復見先生為合歡也。試以子  
言質諸至正八年春三月門生會稽楊紳植書于開  
元之純牧齋。

因齋說為會稽張道士述

若知因之說乎。紆朱懷金非叔誠然。班屨往惟非斧  
鑿斯。文綳堂楹非聚徒歟。銀海金危。石柳珠櫛非菴  
附歟。鉅儒小澤。風舍中味。非格磔歟。陰陽大。靡也。  
天地之圓扉也。人欲俯而跼仰而嚮。較存亡得失之  
居辨是非曲直之塗者。何如也。嗚呼。將與若撒因。區  
統因。軀因。大圓扉於大羅之外乎。孫從之乎。若然者。  
是能息爾剝。補爾點。而解爾縛。屬拘者乎。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文席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文乎。丈  
乎。其三教之所度而則者乎。東谷上人有室在台之  
惠因所。而以方丈顏其名。未見于姑蘇。舍次出。方丈  
圖請曰。陸之天台與海之方丈。並子出世事。在天台  
况所居山有金鸞玉几之勝。黃石仙之所留。題宋高



皇之所託足也。至今金篋背上的詩為惠因山川草木之光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述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遊淮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及其園以行而未有利仙儒之言以志也。士生愛予厚者自以志而誦之。方丈不在海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在吾行處矣。予在台時嘗窮勝踐過之。因以時上人方胎九齡也。令予髮已種種。漂泊道途。概念宿境。不翅在弱流之方外也。上人時其得無辭訊其山川之靈乎。辭曰。東方山之脈絡乎。維赤城之盤紆。瓊臺方巖巒以出沒乎。聚仙佛之所窟。薄東海之鬼岸乎。架金梁之凌虛。承靈備之播遷乎。本群仙以導輿。亦子乎。如魚紛望思乎。滌湖望山川。其如昨乎。眇風景其愁乎。望海屋之梁。梁輓飛汲以為中。山下風雨乎。出太入初。下視弱水乎。黃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知其何誰乎。是從汝乎。歸諾。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主僧臻上人。控輿野王。讀書雄之。南臨一堂。為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寒夜。見八窓玲瓏。一室洞白。上人必披五文衲。戴白氈笠。或徒倚竹下。吟嘯自若。遂名其居曰竹雪。明年

冬今友生馬疏舟于三泖之上以記請予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具遁於體雪之爲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蔽其惡白不受涇之纏也方天地間塞時竹獨乘後凋之操而玄冥之靈特困焉雪與竹均相乳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物者又適相遺於一室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清與白也言竹微雪無以章其方之辨雪微竹無以比其清之蔽吾聞上人貞而白者也微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哉竹雪之相軋靡衆人之所得而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上人之論之而誰能

雖然即無而有竹也入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而萬角突立有於無也金烏一睨而萬狀立辭無於有也無乃道之宗極之報也上人學詩屠浮屠氏之學以詩虛爲宗空無爲體上人心不爲欲回道不爲物損是能備竹之剛而虛瑕不自匿涇不自縲是能備雪之清而白矣惟而極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物之表上人以為何如俾琬復上人書諾室爲記

迂用上人西遊序

金德氏之敬上爲坐次爲遊下爲誦留也欲去動息

歸于頌宜坐而得之間顧知覺會于真原遊而得之  
誦習者一出一入之學耳然其遊也不趨于靈山勝  
水之聚羣即夫文游屠之神者耳目其聲光則亦僕  
僕與馭丁僕卒焉爾四明上人蓋有志于浮屠  
氏之遊天台窟窟維浮南嶽蓋嘗徧歷焉又將自虎  
丘遊金陵馴致乎五臺之山其徒自妙聲而下凡十  
餘人贈之言而去又持其卷來請予一言蓋上人由  
吾儒而學浮屠以為浮屠間人之言以誘愚非以誘  
賢也故又本志於吾儒之教蓋吾儒亦有遊矣孔子  
儼彈天下水火公願覽天下之名山大川孔子不遊  
無以成春秋太史不遊無以成史記吾嘗見浮屠氏  
之文史其擴諸外學輔諸內典者曰楠洲曰石門吾  
誦之于之夫抵牾諸遊耳上人之學得諸遊他日東  
粵有所見於言語文字足以繼石門楠洲者不屬之  
上人誰為乎不然僕僕乎與馭丁僕卒者國汝教之  
所無取也上人尚以予言勉之

遊州上人東歸序

四明山水與天台並秀說者以此海之方丈蓬萊則  
其鑑為人物宜有清明俊傑出以應所需也國家闢  
鄉選法已廿餘年而彼選之夫者僅史駟孫氏程喻

學氏而來者無繼焉豈其人若隱逃浮屠而去者不  
少耶以子受文浮屠南北之考凡數十人而明亦寡  
不無聞焉晚始得浙江忠師繼得熙師覺元才之難  
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復將子吾門稱方外  
子連日夜記書數千言屬詩文若干首孜孜自課以  
為常故其行修業進今日與作之日不等也獨惜  
其學成終歸無所於用不得應再歲時賢良之選以  
幾丈程氏之囑君子不獨為明之才難惜也秋高東  
歸來別日照也有母馬父不覩心憾憾焉劉先生篤  
倫紀之教故辭而歸子益嘆照之性近於道而十足

與有為也使照還鬢髮加冠中有祿位民上其不篤  
吾倫紀之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  
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屠而未知其道也故於其  
去子甚惜之而中言以告之

春草軒辭

毘陵華孝子幼武六歲而孤長善事其母以純孝聞  
嘗自取孟郊所賦遊子詩摘其語名其所居軒曰春  
草自翰先大老黃公晉卿而下為詩文凡若干人陳  
子平甫為之記引郊以論孝子事極剴切而有警切  
武復求于文平不敢援筆又因于平致于請姑為銘

解以書其軒楹云草生於春而殺於秋。秋為鬼而春為母也。春誠何望於草乎。草無忘於生之府也。嗟嗟草乎。恩有春也。胡伊人乎。不有親也。親之生我乎。實云劬只親而不報。草不如只伊。草孝于乎。六歲失父。苟無母乎。嗟我孰怙。草生無娘。心則有仁。我而不仁。愛草不有春。銘軒以草乎。春暉采采。嗟嗟我心。亦同極我矣。

祭揭曼碩先生文

至正四年歲次甲申秋七月某日太史氏揭曼斯卒。會稽楊紳撰惜向曲外史張天雨。永嘉李孝先等。有

江南孤山之上。設清酒之奠。祭之以文曰。漢班固續史傳書未成而固亡。梁吳均作通史書未成而均亦卒。隋陸從典續史記書未成而免官。惜之者以為天靳斯文而不傳。議之者以為非人而天棄之也。伏惟先生之任太史也。以前朝三史之重為己任。曰才曰識曰金石之文章。皆足以為史。儒術推以為宗。工大臣屬以為總制。三史未就而先生告殂。謂天靳斯文而先生喪者非耶。不然何是書之述所牽延六十年。君有所待而屬於先生者。而又不慈遺一人于先生也。於乎嗚呼。吾儕小子。雖處于野。聞先生之計。惶焉。

以為悼者非悼夫一人之私悼斯文千載之公也高  
呼悲夫尚享

淮海起士壽家募貨序

吾聞古不預撫墓後世有預撫者稱爲達士若夫作  
長室以燕客其中者范子敬也作者藏以異前哲與  
之相主賓者地臺卿也是則預撫墓爲幽宅許若非  
達士之士能爾然有達士而欲效范隨之爲者力  
無及焉吾恐不免相率爲業引紳理之凍也淮海處  
士錢子材先生以先陰爲百代之過客適且老矣而  
不以死爲諱欲買不食之地葬營壽域非取資於人  
不可也昔趙叔貴人之不能葬者覆他日金鉶貴富  
之報處士受施於梓土之恩他日豈無結草之報乎  
吾貧無以贈故贈此以爲仁人義士之吉麻相與費  
之以成其遠云

祭馮仁山先生文

維皇元至正九年歲次己丑冬十一月戊午朔越二  
十有七日甲申契生楊維慎謹遣學子吳敏家驥吳  
野仙用特羊之奠馳祭于故仁山先生馮公之靈斛  
以俟卿亡友曰之以辭曰維慎生晚不及識先生而  
獲見先生大兄古山寺丞之元節于末史灌又獲交



先生之二子俊卿正卿深沈有雅量承上有孝悌悌  
族有仁睦姻有義交朋友有信則雖不識先生如見  
先生馬不料長子俊卿不十年而隨先生以即于土  
也善人樂失豈惟友黨一人之悲實宗族姻里衆人  
之痛也雖板橋聞遠日雖滄迹在千里義當前旬而  
不有也平者不容人以急也惟有南望古城遙  
風長慟而已鄙人奔莫矢此赤忱九京如知諒亦貧  
予之罪非不情至是異河過西州疑之遠雙雞  
斗酒相淚醉冢上以賦

腰何氏墓志

楊氏家主婦曰理其腰曰何氏馨也馨善女紅服室  
勞靡有厭倦頌壻於客主婦過積至於蠟管積而至  
於苦榜苦楚不能勝然而服勤主婦益不怨父母家  
欲奔其去者數矣而誓誓死不忍去遂終老主婦家  
年六十而平嗚呼予讀詩至江沔之腰不獲于媼愈  
動而愈不敢忘若將終身焉者實稱於先王之澤之  
深也吾不謂去之千餘年而親見其人於馨乎嗚呼  
孟子於君位有天馬冠譬之論此有激之說也子必  
待父慈而後孝且必待君仁而後忠則其為孝忠也  
薄矣觀馨之事者可以得忠孝之道矣嗚呼馨可也



少乎哉

李宗政倡和詩卷序

淇上野逸李公以世澤起身十年至魯大敗江浙行  
地未幾冠惠文位南極其所連白有不合即引去退  
履白沙日與布衣士談文字為樂其來江浙時孤舟  
匹馬絕無左右之手以奸政其舟所載又絕無他長  
物不過隨身所讀書籍耳其下文無雜賓而天台符  
常翁乃以詩人獲登其門相與倡和流布人口嘻公  
以八位之貴不以下交寒素為恨常翁以一介之  
微不以上交公相為執事此寧世僅見之事而曩者

猶以公連布衣為術者吾不知其說已常翁裝漢其  
詩成卷非以侈自過實以未著賢公卿下士之猶有  
古風也故子為序其卷仗世之登樞要隔寒微者見  
之宜於此焉耻矣

兩浙作者序

曩于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庸俞原明張志道論閱  
浙新詩肅數問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于兩浙無詩  
子慎曰言何誕也詩止情性豈問有情性潮皆木石  
肺腑乎子後歸潮思雪子爾之言之寬聞一名能詩  
者未嘗不躬低其門揀其精工往往未嘗舉起人意



閱十有餘年。董童得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先李和其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二。老釋曰。句曲張伯雨雲門恩斷江也。昔黃劉二子能重河朔。胡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惜不令子爾見之。嘗論語與文一技而詩之工為尤難。不專其業不造其家。真傳於世安也。是仲容李和放乎六朝而歸率老杜。可立有李騎鯨之氣。而君采得元和鬼仙之變。元鎮軒輕二陳而逸淡乎晉者。江表鉢乎老谷句曲風格。宗大曆而痛鑿去纖艷不逞之習。七人之作備見諸體。凡若干什。曰兩浙作者集。非徒務厭子荆之言。實以見大雅在兩方作而未已也。若變作者繼起而未已也。又豈限以七人而止哉。會稽楊維禎序。

曹氏書畫技藝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嘉安淑貞之流。宣徽詞翰一新。一簡類於動於人。然出於小聰狹慧。拘於氣習之陋。而未通乎情性之正。以大家氏之才之行。是以詩表六宮。一時史學有父兄者。不得並議矣。于居錢塘間。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誦翰於人。嘗持所著詩文若干篇。介為其詩曰。在公集求見自陳。切獲骨于酸齋。賈公既之。孝公起義。班公而

未及見先生也。章先生賜一言以自勵。今年予在吳興。後借乳母及訪于湖廬太湖之上。為予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感。引關雎朝雝之等篇。以和白雲之章。予然後始知雪齋氏之善人倫及操運作。又其餘兩可大家氏之授。不為猶有人乎。予聞詩三百篇。蓋出於婦人女子之作。其詞皆可被於弦歌。聖筆錄而為經律。諸後世老於文字者。有所不及。其稱以硯硯。女人素之手。若雪齋氏之述作也。本之以天質者。而迹之以學發之於水而協之以聲。使生於三百篇之時。有不為聖筆之所錄者乎。故予為刪取其所作。能追古詩人之風。與其琴調。善發貞人莊士之趣者。為曹氏絃歌集。他日大史氏或有採焉。哉其過而適之中。約其偏而合之正。則王道之事畢矣。豈真大家氏之後。猶有人之慶哉。至正五年十一月序。

聚柱文會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於古。而本有五體。製定格律。以為去取。如唐宋以來。既為舉業者也。韓愈氏病之。以為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諗矣。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周文則述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弟師儒義法之所取為  
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法之所取  
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問而作者或有遺珠之  
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法問而作者或無擅場之  
幸則諸生之負主司也嘉禾讚君樂聞為榮柱文會  
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  
取三十人自姓名吳捷而下其文皆足以奇諸梓而  
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議而葛君藏  
之範君仲亨又相討議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  
公之士譽榮之即其今日之所選可以占其後日之

所到也今士以藝選者莫或於江湖而江湖之盛  
仿為標首者鄉評里校之會嚴不泛施也今徒信之  
或移於嘉禾嘉禾之賢守長實為集賢凌公顯書右  
文而崇化文物故家聞風而起樂深君之為會者方  
未而未已文會之士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  
嘉禾之文風真俗從而振焉則大會之作固有裨於  
司政者不少也斯文敘梓讚若又求一言以序首於  
是予書

刑鏡賦釋義序

古者帝王特以治天下者大經大法而已未有所謂



乃後世之  
法源也

律也世道既降巧偽橫生法矣者流始制律以鉗  
天下之民奸日滋則律日煩善情使然也蓋律令起  
於秦定於漢律法刑統遷若若唐宋而得善民為之  
賦刑統以便律學之誦習夫紙墨陳而天下之曲直  
不能逃規矩淫而天下之方圓不能越律圓揀鑿之  
繩墨規矩乎紙墨蘇子曰善善者老不壞律致君之  
術終無術君子於其言可以占世實矣我朝混一海  
寓平百年方以信通理天下士皆往錄其入官  
凡獄一微衡一則精終後史與時制相參不有定不  
通經儒不識律者也併定律公舟舉委最為宗

採書從府使者及省部官獄河南北江地閱案多而  
審律愈精人咸服其明允後司奉州竟庫運署刑統  
賦釋義一編上採終傳律法史鑑有可証者而又折  
之以已意推諷苛察而歸諸仁厚庶傳森氏之忠臣  
矣今年建補備員林錄提舉去與公為同寮平市之  
暇嘗論及古典及今一通制且出此編以示予始嘆公  
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豈非  
時之通才也哉嗚呼鄭子處鑄刑責叔向氏識之權  
又棄禮而質之於書也故曰先生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不知後世又有欲於書而不竟者律其可廢乎賦



刑統者以舉律而約之釋義者又即賦而精之律徒  
之雜政者有所稽而準焉足以權衡世變扶植世道  
而致其君於克壽之上寡子之所感諭者豈誣也哉  
公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未嘗諒史以文其  
律家之學蓋知所本哉故予三復其編而深有所取  
且階為之序首云

雲崖說

崑然而高者泰山之巖也悠悠而生者泰山之雲也  
方其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利溥  
之及物可謂廣矣及其抱石而止休巖而棲裾之不

來引之不去悠悠乎泊於槁木之枝泛泛乎游於野  
鶴之羣殆若無心於出處者也然王者德至山林則  
慶雲出而天下望之太史氏紀之以為治世之瑞盛  
也也至於從龍澤物又其功用之較然者焉今  
聖人作而為物觀矣雲龍風虎各以類應以雲之瑞  
世澤物而可此感際也其辭終棲巖穴乎西夏魯侯  
宗岱自號雲崖其在責公于時已懷瑞世澤物之志  
及判崑山州以庶公仁愛大得民和千里邑上有伯  
文臨焉下有賓宰對焉其志或有不相同者則終未  
能廣平生澤物之利異時廟堂之上握樞機以展範



負剛特推一邑之所澤以應四海之望使商巖相業  
復見於今此寧巖平生瑞世利物之心也侯其勉之  
哉

蘭友說

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  
然則蘭之為臭因友通之所尚也雲間譚君植博學  
而行儉與人文潔而克父父而克祖其德馨焉予其  
可挹是以人之識之者愛之而愈親視之而愈敬而  
人之薰其善良者益不少矣故朋門以蘭友字之而  
持以求就於予予誌之曰蘭一也而友之者其等臭

殊焉何者聖人操華有曰揚揚其香不采而佩於唯  
何傷此蘭之友之聖也屈平初佩有曰滋蘭九畹綠  
葉紫莖此蘭之友之賢也何昔日之芳草為今之蕭  
艾此則蘭之友之為庸人也譚君之友蘭其將為賢  
乎為聖乎抑為庸眾人之友也譚君曰植雖不敏從  
師取友不憚千里之遠者志於希賢希聖耳吾其肯  
以庸人友蘭乎嗚聖賢高友於千載者亦各從其類  
也譚君之志異於庸眾人萬萬其友於蘭也豈雙而  
不考者歟吳時吾入譚君之廬蓋蘭之室矣交譚君  
之人必蘭之臭矣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巖道人喜讀吾儒書多識前言往行一持士大夫樂與之游嘗慕亭寺之酒偏臨水之濱蒔花竹其旁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巖而松巖設酒茗必之亭亭之所亭之賦詠且持成卷矣然亭不以松巖名而必名清溪者蓋清溪其師止一之號也予未嘗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氏而不跨墨氏肆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命非蘧蒢初法所能窺也及來吳而清溪已歿及見其徒如松巖者能不忘其師去之十餘年而聲猶存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重本之義能若是乎宜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賦詠也抑又聞寺有宋南渡僧白林酒仙者居院不事東僧梵嘗惟酒是嗜手持鉢鉢施日遊市間不問酒主名夜即卧酒壚底酒家爭供以酒以為聖師云若清溪之為師弟子者得微猶有林聖師之遺風乎喜吾於是而有感者也今之三游屠氏者以絕倫理屏常酒若槁項黃馘之流日誦經鈔若干萬言以為得佛之道而不知去道益遠而脫解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稱聖焉嗚呼習屠屠氏之法者可以辨其要矣毋躬於至正丙戌



夏成於是年之秋明年二月賜進士出身承事郎前  
台州路天台縣尹燕勸農事會稽縣神祇記

毛隱上人序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篋來謁予雲問次舍舍者  
問其出矣與儒氏子也問其業經筆也予惟縛筆耕  
沙門事則曰予祖懶業予弗忘其先也且自終生而  
穎悟六歲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隸諸書  
拙於父命為浮屠而但浮屠者作以習染唯擊鏡考教  
利人死喪為事無所用吾善書記者運服先業自照  
毛隱蓋將附穎而述吾浮屠氏之証也此可披以先

世之賢人君子如閩老青城先生高及托之而喜予  
之為且胎予以詩今幸願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  
史統辨數千言至今口不怠予履其流頌涕然若大  
江之流奔決無少使也於是其其人曰人生之初愛睨  
於陰嵐感者多善記昌黎伯禰毛穎善記亦豈非以  
其明眸之奮奔月合太陰之精愛龜為尤盛故爾耶  
上人以此隱自號非徒欲祖穎裔而又將傳穎心至  
於博善治記述為文章賢世之賢人君子以文明言  
天下事不然何舍于浮屠事而徒見其先業以僕僕  
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志有所歸而未信



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書官府市井貨  
泉之法，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黎言毛穎  
有時而死，不任事，遂以謝老還。且有中書不中書之  
議，吾將遂于頌毛，返于濡敷冠，萬一列諸鴻生碩士  
聽受，持蓋仲克冠之際，毋得以老還議于者。子以為  
何如？上人避席載拜曰：夫子倘有意拂拭我，我將加  
巾冠，載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金瓶山軒頓首。

自跋曰：子為此文後，上人者悉皆能為賈浪仙故  
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棄擗而入滄蒼  
家，如毛隱者多矣。謹錄似方外友，庶隱玉罔雲谷。

諸公發一笑云

姑蘇楊鳳書于揚州之正誼書院

題鐵崖文集後

楊鐵崖先生文集凡五卷其義  
深其辭古非椎筆所能到初觀  
則錯綜糾結似難為解至讀之  
流宕雋永如玄酒大羹至味中  
而加美焉此春秋之學也所謂  
奧而明塞而通嚴而正非得丘



明之旨者不能也先生勝國時  
登李黼榜進士黼忠臣也而先  
生同年氣類相感傲兀一世而  
文章大相似廵按淮揚侍御馮  
君執之得其稿一編于少卿儲  
靜夫遂分為三卷專介而來取  
正一二豈受而讀之則知先生

之文流落人間者不啻泰山一  
毫芒耳乃出先君子貞義先生  
所藏者合為五卷通刻焉則知  
侍御君嘉惠後學之心仁矣哉  
詩不云乎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君固有之吁文之至是竒矣竒  
則必追于古可也若夫詰屈聱



牙宜樊宗師之傳歟吾不信也  
讀者當自得之言外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秋九月  
既望毘陵外史朱昱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EST.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刊鐵崖文集全書 卷之四 目錄 卷之五 目錄 卷之六 目錄 卷之七 目錄 卷之八 目錄 卷之九 目錄 卷之十 目錄 卷之十一 目錄 卷之十二 目錄 卷之十三 目錄 卷之十四 目錄 卷之十五 目錄 卷之十六 目錄 卷之十七 目錄 卷之十八 目錄 卷之十九 目錄 卷之二十 目錄 卷之二十一 目錄 卷之二十二 目錄 卷之二十三 目錄 卷之二十四 目錄 卷之二十五 目錄 卷之二十六 目錄 卷之二十七 目錄 卷之二十八 目錄 卷之二十九 目錄 卷之三十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二 目錄 卷之三十三 目錄 卷之三十四 目錄 卷之三十五 目錄 卷之三十六 目錄 卷之三十七 目錄 卷之三十八 目錄 卷之三十九 目錄 卷之四十 目錄 卷之四十一 目錄 卷之四十二 目錄 卷之四十三 目錄 卷之四十四 目錄 卷之四十五 目錄 卷之四十六 目錄 卷之四十七 目錄 卷之四十八 目錄 卷之四十九 目錄 卷之五十 目錄 卷之五十一 目錄 卷之五十二 目錄 卷之五十三 目錄 卷之五十四 目錄 卷之五十五 目錄 卷之五十六 目錄 卷之五十七 目錄 卷之五十八 目錄 卷之五十九 目錄 卷之六十 目錄 卷之六十一 目錄 卷之六十二 目錄 卷之六十三 目錄 卷之六十四 目錄 卷之六十五 目錄 卷之六十六 目錄 卷之六十七 目錄 卷之六十八 目錄 卷之六十九 目錄 卷之七十 目錄 卷之七十一 目錄 卷之七十二 目錄 卷之七十三 目錄 卷之七十四 目錄 卷之七十五 目錄 卷之七十六 目錄 卷之七十七 目錄 卷之七十八 目錄 卷之七十九 目錄 卷之八十 目錄 卷之八十一 目錄 卷之八十二 目錄 卷之八十三 目錄 卷之八十四 目錄 卷之八十五 目錄 卷之八十六 目錄 卷之八十七 目錄 卷之八十八 目錄 卷之八十九 目錄 卷之九十 目錄 卷之九十一 目錄 卷之九十二 目錄 卷之九十三 目錄 卷之九十四 目錄 卷之九十五 目錄 卷之九十六 目錄 卷之九十七 目錄 卷之九十八 目錄 卷之九十九 目錄 卷之一百 目錄

弘治十四年滿允中序 全書 卷之五 目錄 卷之六 目錄 卷之七 目錄 卷之八 目錄 卷之九 目錄 卷之十 目錄 卷之十一 目錄 卷之十二 目錄 卷之十三 目錄 卷之十四 目錄 卷之十五 目錄 卷之十六 目錄 卷之十七 目錄 卷之十八 目錄 卷之十九 目錄 卷之二十 目錄 卷之二十一 目錄 卷之二十二 目錄 卷之二十三 目錄 卷之二十四 目錄 卷之二十五 目錄 卷之二十六 目錄 卷之二十七 目錄 卷之二十八 目錄 卷之二十九 目錄 卷之三十 目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卷之三十二 目錄 卷之三十三 目錄 卷之三十四 目錄 卷之三十五 目錄 卷之三十六 目錄 卷之三十七 目錄 卷之三十八 目錄 卷之三十九 目錄 卷之四十 目錄 卷之四十一 目錄 卷之四十二 目錄 卷之四十三 目錄 卷之四十四 目錄 卷之四十五 目錄 卷之四十六 目錄 卷之四十七 目錄 卷之四十八 目錄 卷之四十九 目錄 卷之五十 目錄 卷之五十一 目錄 卷之五十二 目錄 卷之五十三 目錄 卷之五十四 目錄 卷之五十五 目錄 卷之五十六 目錄 卷之五十七 目錄 卷之五十八 目錄 卷之五十九 目錄 卷之六十 目錄 卷之六十一 目錄 卷之六十二 目錄 卷之六十三 目錄 卷之六十四 目錄 卷之六十五 目錄 卷之六十六 目錄 卷之六十七 目錄 卷之六十八 目錄 卷之六十九 目錄 卷之七十 目錄 卷之七十一 目錄 卷之七十二 目錄 卷之七十三 目錄 卷之七十四 目錄 卷之七十五 目錄 卷之七十六 目錄 卷之七十七 目錄 卷之七十八 目錄 卷之七十九 目錄 卷之八十 目錄 卷之八十一 目錄 卷之八十二 目錄 卷之八十三 目錄 卷之八十四 目錄 卷之八十五 目錄 卷之八十六 目錄 卷之八十七 目錄 卷之八十八 目錄 卷之八十九 目錄 卷之九十 目錄 卷之九十一 目錄 卷之九十二 目錄 卷之九十三 目錄 卷之九十四 目錄 卷之九十五 目錄 卷之九十六 目錄 卷之九十七 目錄 卷之九十八 目錄 卷之九十九 目錄 卷之一百 目錄

鐵崖先生傳 全書 如卷有頁有異他文字說希補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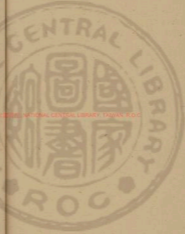
鐵崖文集卷之一 全書

又卷四目錄二三四葉 全張

又卷四目錄三十六葉 全張

此後或不止於此仍乞仍至卷四之終為感

版仁字亦希仍其部位上下悉照原不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332

